

新 著
中國文學史

林之棠 著



北平華盛書局發行



中國文學史卷下目錄

擬修正稿

第八編 宋文學

- 第三十二章 宋代文學背景……………五六九
- 第三十三章 宋代詞家……………五六九
- 第一節 晏殊……………五六九
- 第二節 歐陽修……………五七〇
- 第三節 晏幾道……………五七三
- 第四節 柳永……………五七四
- 第五節 秦觀……………五七六
- 第六節 蘇軾……………五七七
- 第七節 周邦彥……………五八一
- 第八節 辛棄疾……………五八二
- 第九節 李清照……………五八五

目錄

8036



第十節

姜夔	五八六
范仲淹	
張先	
賀鑄	
晁端禮	
劉過	
史達祖	
吳文英	
張炎	
周密	
汪元量	
王沂孫	
陸游	
黃庭堅	

目

錄

毛滂
葉夢得
謝逸
向子諤
毛并
蔣捷
程垓
趙師使
趙長卿
柳炎正
高觀
周必大
張機
石孝友

目
錄

黃景散
方千里
劉克莊
張元幹
張孝祥
程鉉
葛立方
王安中
陳亮
李之儀
蔡伸
戴復古
曾覿
楊無咎

目

錄

洪璚
趙彥端
洪咎夔
李公昂
葛勝仲
侯寔
沈端節
張榘
周紫芝
呂濱老
杜安世
王千秋
韓玉
黃公度

目 錄

陳與義

盧祖皋

盧炳烘

第三十四章 宋詞總述……………六〇九

第三十五章 宋代散文作家……………六一一

第一節 歐陽修……………六一一

第二節 蘇洵……………六一三

第三節 蘇軾……………六一六

第四節 蘇轍……………六一七

第五節 曾鞏……………六一九

第六節 王安石……………六二二

第三十六章 宋詩……………六二九

第一節 蘇軾……………六二九

第二節 陸游……………六二九

第三十七章	元代文學背景（與戲曲發達之原因）	六三三
第三十八章	戲曲之原流	六三九
第三十九章	元曲之分類	六四一
第四十章	元曲之結構與內容名目	六四一
第四十一章	元曲之作家	六四五
第一節	關漢卿	六四五
第二節	王實甫	六五三
第三節	白仁甫	六五九
第四節	馬致遠	六六五
高文秀		
鄭廷玉		
李文蔚		
李直夫		
吳昌齡		

目
錄

武漢臣
王仲文
李壽卿
尙仲賢
石君寶
楊顯之
紀君輝
戴善甫
李好古
張國賓
石子章
孟漢卿
李行道
王伯成

目

錄

孫仲章
康進之
岳伯川
狄君厚
孔文卿
張壽卿
馬致遠
宮天挺
鄭光祖
金仁傑
范康
曾瑞
喬吉甫
秦簡夫

目 錄

蕭德祥	六八一
朱 甄	六八三
王 暉	六八五
楊 梓	六八七
李致遠	六八七
楊景賢	六八七
無名氏	六八七
施 惠	六八七
高 明	六八七
徐 睨	六八七
第四十二章 元代之詩，小說，話本，散文	六八一
第四十三章 明代文學背景	六八三
第四十四章 明代文學總述	六八五
第四十五章 明代散文作家	六八七

第一節	宋濂	六八七
第二節	王禕	六九二
第三節	方孝孺	六九三
第四節	高啟	六九九
第五節	楊基	六九九
第六節	張羽	七〇〇
第七節	徐賁	七〇〇
第八節	劉基	七〇一
第九節	李東陽	七〇四
第十節	唐順之	七〇五
第十一節	王世貞	七〇九
第十二節	歸有光	七一二
第十三節	艾南英	七一四
第十四節	張浦	七一六

第四十六章	明代之傳奇	七二三
第四十八章	清代文學背景	七二七
第四十九章	清代文學總述	七三三
第五十章	清代文藝作家	七三五
第一節	侯方域	七三五
第二節	魏禧	七三六
第三節	汪琬	七三七
第四節	姜宸英	七三七
第五節	邵長衡	七三七
第六節	方苞	七三八
第六節	劉大魁 (七字誤作六)	七四〇
第七節	姚鼐	七四一
第八節	曾國藩	七四四
第五十一章	清詩	七四九

第一節	錢謙益	七四九
第二節	吳偉業	七四九
第三節	宋琬施閏章	七五〇
第四節	王士禛	七五二
第五節	朱彝尊	七五三
第六節	沈德潛	七五二
第七節	袁枚	七五四
第八節	蔣士銓	七五四
第九節	趙翼及其他	七五四
第五十二章	清代之詞曲小說	七五七

第八編

宋文學

第三十二章 宋代文學背景

自唐末尋雄割據，海內分崩離析，至宋天下統一，蓋又亂極而治之時代也。外族既去，漢族入主中華，自然主張固有文化，恢復故有習慣，實行故有道德，在宋以前故有之文化習慣道德，最有勢力者厥爲儒教，儒教興盛於漢，衰落於兩晉南北朝，再興盛於唐，再衰落於五代，一起一復宛若波瀾。故宋與儒教又興盛，自趙普宣言以半部論語造宋太祖定天下以半部論語造宋太祖治天下之後，海內響風，儒教之勢力若春草若秋潮勃然而起，逮及周敦頤程顥邵康節張橫渠出，孔孟之學遂如日中天。至南宋繼二程之學發揮而光大之者又有朱熹，陸九淵，朱熹字晦庵，師事延平李侗，承默坐心體天理之師訓，九淵字象山，象山先立乎其大，謂六經註我，我不註六經，晦庵主無極而太極，象山謂太極無其極，宋代理學至此乃全盛，然默坐窮理，終類禪宗，於是內則新黨舊黨，交闕於內，君主宰相日疲其心思才力從事於調停敷衍而終無以善其後，外則女真入寇，而宋遂以不國，是則宋祚得以偏安三百二十年者儒教之力，其以覆亡者亦儒教階之厲也。

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勉以求之，又曰學而不厭，信而好古，儒教之標語無他復

古是已。宋代思想之潛流，既以儒學爲中心，則所以形於文學者，處處自含有復古之勢，故斯時散文巨子如歐陽修，王安石，曾鞏，蘇洵，蘇軾，蘇轍，皆極力提倡古文，世遂以之並入唐代之韓愈，柳宗元稱唐宋八大家，然就文學總成績觀，歐王曾蘇之文，不過較之以文爲道之工具之理學派周程邵張爲優，若以方之周邦彥，秦觀，辛棄疾之詞，則相去遠矣。蓋詞滯觴於唐，滋衍於五代，造極於兩宋，宋詞之盛亦循古而加以闡發耳。宋代散文復古，而終不及古，故不足以代表其時代精神，詞雖復古，則足以勝古，故有足稱焉。

第二十三章、宋代詞家

第一節 晏殊

晏殊字同叔，江西撫州，臨川人，七歲能文，宋真宗初，以神童召試賜進士出身，官至樞密使，著有珠玉詞及文行世。其詞之佳者如：

蝶戀花

檻菊愁煙蘭泣露，羅幙輕寒，燕雙雙飛去，明月不諳別離苦，斜光到曉穿朱戶。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欲寄彩鸞無尺素，山長水闊知何處？

宋史稱同叔文章瞻麗，應用不窮，尤工詩，閑雅有情思，王國維《人間詞話》謂同叔「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意近詩之兼葭，案兼葭三章云「兼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遊遊從之，宛在水中央」，下二章略同，同叔句意境實與此詩相類。

宋劉攽中山詩話云「晏元獻尤喜江南馮延巳歌詞其所自作亦不減延巳」，陳振孫《毛晉

稱其直逼花間，棠則獨愛其結語，如蝶戀花之「欲寄彩鸞無尺素，山長水闊知何處；」鷓鴣沙行：「春風不解禁楊花，濛濛亂撲行人面；」「一場愁夢酒醒時，斜陽却照深院。」浣溪沙「似曾相識燕歸來，小園香徑獨徘徊」，玉樓春；「天涯地角有窮時，只有相思無盡處；」清平樂：「雙燕欲歸時節，銀屏昨夜微寒。」皆有有餘不盡之意。

第二節 歐陽修

歐陽修字永叔，江西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讀書輒成誦，及冠，嶷然有聲，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鏤刻駢偶，委靡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元，舜欽，柳開穆修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修游隨，得唐韓愈遺稿於廢書篋中，而心慕焉，苦志探賸，至忘寢食，必欲并轡絕馳而追與之，並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擢甲科，調西推官，始從尹誅游，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游爲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

修幼失父，母嘗謂曰，「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嘆，吾問之，則曰，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夫常求其生，

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修聞而服之，終身爲文，天才好自然，豐約中度，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獨轍；衆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爲聞人，曾鞏，王安石，蘇洵，洵子軾，轍，布衣屏處，未爲人知，修卽游其聲譽，謂必顯於世。篤於朋友，生則振掖之，死則調護其家，好古嗜學，凡周漢以降遺文，斷編，殘簡，一切掇摭，研稽異同，謂之集古錄，奉詔修唐書紀志表，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自號醉翁，晚以六一居士自號，卒諡文忠。茲次其詞於後：

少年遊

闌干十二獨凭，春晴碧遠連雲，千里萬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謝家池上，江淹浦畔，吟魂與離魂，那堪疎雨滴黃昏，更特地憶王孫。

(凭) 依倚也。

玉樓春

樽前擬把歸期說，未語春容先慘咽，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關風與月。離歌且莫翻新闕，一曲能教腸寸結，直須看盡洛城花，始與東風容易別。

(閱)樂章一首曰一閱。

浪淘沙

把酒祝東風，且共從容，垂揚紫陌洛城東，總是當年攜手處，遊遍芳叢。聚散苦無
憑，此恨無窮，今年花勝去年紅，可惜明年花更好，知與誰同。

蝶戀花

翠苑紅芳晴滿目，綺席流鶯，上下長相逐，紫陌閒隨金轡曉，馬蹏踏遍春郊綠。一
覺年華春夢促，往事悠悠，百種尋思足，煙雨滿樓山斷續，人間倚遍闌干曲。

又

庭院深深深幾許？楊柳堆烟，籠幙無重數。玉勒雕鞍遊冶處，樓高不見章臺路。雨
橫風狂三月暮，門掩黃昏，無計留春住，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

(紅)花也。

古今詞論稱永叔「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鞦韆去」，爲層稱而渾成，何也？因花而
有淚此一層意也，因淚而問花，此一層意也，花竟不語，此一層意也，不但不語，且又亂落
飛過鞦韆此一層意也，人愈傷心，花愈惱人，語愈淺而意愈入，又絕無刻盡費力之迹，謂非

層深而渾成耶？浣溪沙詞「綠楊樓外出秋千，」晁補之謂只一出字，便後人所不能道，王國維謂此本正中上行杯詞，「柳外秋千出畫牆，」但歐語尤工耳。少年遊詞人皆稱與和精點絳唇，舜俞蘇幕遮，爲咏春草絕調。玉樓春王國維謂於豪放之中有沈著之致，彙謂永叔詞氣象和藹，音節特低而柔，蝶戀花詞之渾成，浣溪沙之出秋千之出，皆從和藹中見音節特低而柔之致，「煙雨滿樓山斷續，」馬蹄踏遍春郊綠，「那堪疎雨滴黃昏，」欲笑還顰，最斷人腸，」從和藹音節中尤足見詩人本色。

第二節 晏幾道

幾道字叔原，殊幼子，曾監穎昌許田鎮，爲人孤傲自許，能文章，善持論，尤工樂府，著有小山詞，如，

阮郎歸

舊香殘粉似當初，人情恨不如，一春猶有數行書，秋來書更疏。衾風冷，枕鶯孤，愁腸待酒舒，夢魂縱有也成虛，那堪和雁無。

（雁）雁書也

庶鷓天

小令尊前見玉簫，銀燈一曲太妖嬈，歌中醉倒誰能恨，唱罷歸來酒未消，春悄悄，夜迢迢，碧雲天共楚宮腰，夢魂慣得無拘檢，又踏楊花過謝橋。

（悄悄）靜也（迢迢）深也

幾道詞大約似唐人七絕者甚多，前舉庶鷓天之上半截即其一例。黃山谷云，叔原樂府寓以詩人句法，精壯頓挫能動操人心，江西通志亦稱其清壯頓挫，見者擊節是也。

第四節 柳永

柳永初名三變，字耆卿，福建崇安人，宋仁宗景祐進士官至屯田員外郎，世號柳屯田，著有樂章集行世，其詞之佳者如：

傾杯樂

木落霜州，雁橫澗渚，分明畫出秋色，暮雨乍歇，小楫夜泊宿，葦村山驛，何人月下？臨風處，起一聲羌笛，離愁萬緒，聞岸草切切，蛩吟如織，爲憶芳容，別後水遙山遠，何計憑鱗翼？想繡閣深沈，爭知憔悴，損天涯行客；楚峽雲歸，高陽人散

，寂莫狂蹤跡，望京國，空目斷遠峯凝碧。

訴哀情近

雨晴氣爽，竚立江樓望處，澄明遠水生光，重疊莫山聳翠，遙想斷橋幽徑，隱隱漁村，向晚孤煙起——。殘陽裏，呱呱朱闌靜體：黯然情緒，未飲先如醉，愁無際，莫雲過了，秋風老盡，故人千里，竟日空凝睇。

玉蝴蝶（秋思）

望處雨收雲斷，凭闌悄悄，目送秋光，晚景蕭疏，堪動宋玉悲，涼水風輕，蘋花漸老，月露冷，梧葉飄黃遣情傷，故人何在？煙水茫茫。難忘文期酒會，幾辜風月，屢變星霜，海闊山遙，未知何處是瀟湘？念雙燕難憑遠信，指莫天，空識歸艎，黯相望，斷鴻聲裡：立盡斜陽。

沈義父，樂府指迷，稱耆卿音律甚協，句法亦多有好處，然未免有鄙俗語。古今詞論則稱耆卿爲詞之正宗，又曰柳耆卿「衣帶漸寬終不悔，爲伊消得人憔悴」，卽韋意而加婉。周濟論詞新著謂耆卿爲世譽譽久矣，然其鋪叙委宛，言近意遠，森秀幽淡之氣在骨，耆卿樂府多，故惡濫，可笑者多，使能珍重下筆，則北宋高手也。審此則柳詞意婉而鄙俗爲論詞者所

公認，彙以爲意婉固佳，鄙俗亦未必便劣，若卿詞在意婉與鄙俗中彙以爲尙未有若何特別優異，其寫境之佳，則是北宋諸詞人所不能辦，如傾杯樂云「葦村山驛，何人月下。」訴衷情近云：「遙想斷橋幽徑，隱隱漁村向晚孤煙起」，玉蝴蝶云：「斷鴻聲裏，立盡斜陽。」境界均極佳。

第五節 秦觀

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楊州高郵人。登進士，蘇軾薦於朝。元祐初除秘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後放遷，醉死於藤州光化亭，著有淮海詞。錄

踏莎行

霧失樓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遶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

張炎云，少游詞體製淡雅，氣骨不衰，清麗中不斷意脈，咀嚼無滓，久而知味，蘇甚賞其踏莎行。張世文曰，詞體大略有二，一婉約，一豪放，蓋詞情蘊籍，氣象恢弘之謂耳。然亦存乎其人。如少游多婉約，東坡多豪放，東坡稱少游爲今之詞手，大抵以婉約爲正也。

余以爲淮海詞靜鬧並出，一若畫圖，如好事近云「春路雨添，花動一山春色」，此二句似幽靜，下接云行到小橋深處，有黃鸝千百，何等熱鬧，南歌子云等「人去空流水，花飛半掩門」，似幽靜，下接云「亂山何處覓行雲，又是一鉤新月照黃昏」，何等熱鬧。他如點絳脣云「烟水茫茫，回首斜陽暮」，鷓鴣天云「春魚鳥無消息，千里關山勞夢魂」，畫堂春云「寶篆烟消龍鳳，畫屏雲鎖瀟湘」。 虞美人云「欲將幽恨寄青樓，爭奈無情江水不西流。」 踏莎行云「霧失樓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 滿庭芳云「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煙靄紛紛，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遶孤村」。其二「謾贏得青樓薄倖名存，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空染啼痕，傷情處，高城望斷，燈火已黃昏。其三「秋千外綠水橋平，東風裏朱門映柳，低按小秦箏。」皆極盡自然靜鬧，並出之致。

第六節 蘇軾

蘇軾字子瞻，眉州眉山山人，生十歲，父洵遊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程氏讀東漢范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爲滂，母許之否乎？程氏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耶？比冠博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好賈誼陸贄書，旣而讀莊子嘆曰：吾

昔有見，口不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嘉祐二年試禮部，方時文磔裂詭異之弊甚盛，歐陽修思有以救之，得軾刑賞忠厚論，驚喜欲擢冠多士，猶疑其客會鞏所爲，但真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後以書見修，修語梅聖俞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聞者始譁，久乃信服。建中靖國元年卒于常州，年六十六。軾與弟轍師父洵，爲文，旣而得之於天，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涵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

洵晚讀易，作易傳未竟，命軾述其志，軾成易傳，復作論說，後居海南作書傳，又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四卷。其詩文當另述之。其詞之佳者如：

浣溪沙遊蕪水清泉寺（寺臨蘭溪，溪水西流）

山下蘭芽短滯溪，松間幽路淨無泥，蕭蕭暮雨子規啼。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鸝。

（子規）鳥名，（黃鸝）指白髮。

菩薩髮（西湖）

秋風湖上蕭蕭雨，使君欲去還留住，今日謾留君，明朝愁殺人。尊前千點淚，灑向長河水，不用斂雙蛾，路人啼更多。

（雙蛾）指眉。

望江南

春未老，風細柳斜斜，試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煙雨暗千家。寒食後，酒醒卻咨嗟，休對故人思故國，且將新火試新茶，詩酒趁年華。

念奴嬌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烟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間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東坡詞雄健有氣力爲北宋冠，觀念奴嬌云「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筆勢豪雄，南宋惟岳飛滿江紅詞有此氣概，然「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亦嫌太露，東坡則處處顯出詩人態度，如遙想公瑾當年，似嫌太露，而接以「小喬初嫁了」，便不見

露，「強虜灰飛烟滅」似嫌太露，而接以「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筆髮，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便不露矣，足徵文學全仗天才，而無修養，畢竟作不出好文學，岳武穆是有天才人，所以能寫出「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外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之壯烈詞調，惜欠缺文學修養，卒失之粗野，回頭再看東坡詞，處處交關，處處收斂，處處顯出詞人手腕，大有上下牀之別。張炎詞源稱「東坡中秋水調歌詞清空中有意趣，無筆力者未易到。又謂東坡永遇樂用事不爲事所使」，又曰「東坡詞如水龍吟，詠梅花，詠潤笛，過秦樓，洞仙歌，卜算子等皆清麗舒徐，高出人表，哨遍一曲，隱括歸去來，更是精妙，周秦諸人所不能到」。沈義父樂府指迷亦稱東坡豪放，然東坡則甚贊秦少游踏莎行「杜鵑聲裏斜陽暮」。東坡蓋愛其婉約也，東坡於豪放中又兼婉約故能知己知彼。蓋小令貴情柔，聲曼，若長調而亦囁囁細語，失之約矣。必慷慨淋漓，沈雄悲壯，而又不粗野乃爲合作，又東坡意調往往分開，如念奴嬌詞，古今詞論謂「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論調則當于「是」字讀斷，論意則當于邊字讀斷。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論調則了字當屬下句，論意則「

了」字當屬上句。「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我字亦然。又冰龍吟，「細看來不是梅花，點點是離人淚，」調則當是點字斷句，意則當是花字斷，文自爲文，歌自爲歌，歌不礙文，文不礙歌，是故公雄才自放處。

第七節 周邦彥

周邦彥字美成，號清真，錢塘人，元豐初以大學生進汴都賦，神宗召爲大學正，美成好音樂，能自廣曲，年六十六。著片玉詞，宋時只名清真，片玉之名，後人劉必欽所命。宋史藝文志著錄清真集十一卷。其詞之佳者如

浣溪沙

小院閒窗春色深，重簾未卷影沈沈，倚樓無語理瑤琴。遠岫出雲催薄暝，細風吹雨弄輕陰，梨花欲謝恐難禁。

虞美人

簾幙小雨池塘徧，細點開萍面，一雙燕子守朱門，比似尋常時候易黃昏。宜城酒泛浮春絮，細作更蘭語，相看羈思亂如雲，又是一窗燈影兩愁人。

蘇幕遮

隴雲沈，新月小，楊柳梢頭能有春多少？試著羅裳寒尙峭，簾捲青樓，占得東風早。
。翠屏深，香篆裊，流水落花不管劉郎到，三疊陽關聲香，斷雨殘雲，只怕巫山曉。
。紅窗迴

幾日來真個窗外亂紅已深半指，花影被風搖碎。擁春醒乍起，有個人生得濟楚，來向耳邊問道，今朝醒未？情性兒慢騰騰地，惱得人又醉。

美成詞末句最有力，如虞美人云「又是一窗燈影兩愁人」。其二「縱被行人驚散又成雙」。玉樓春云「夕陽深鎖綠楊門，一任盧郎愁裏老」。夜游宮云「有誰知，爲蕭娘，書一紙？」紅窗迴云「情性兒慢騰騰地，惱得人又醉」。蝶戀花云「此會未闌須記取，桃花幾度吹紅雨」。解蹀躞云「待憑征雁歸，帶愁去」。皆有繞繞不盡之致。張炎云美成詞只當看他渾成處，於軌媚中有氣魄，探唐詩融化如自己者乃其所長，惜乎意趣却不高遠。王國維曰美成深遠之致不及歐秦，唯言情體物窮極工巧，故不失爲第一流之作者，但恨創調之才多，創意之才少耳。是也。

第八節 辛棄疾

辛棄疾字幼安，號稼軒，濟南人，生於宋高宗紹興十年，少與黨懷英同學，人稱辛黨。二十一歲爲耿京掌書記。耿京爲部衆張安國所殺，張降金，棄疾夜襲金營，生擒張安國戮之於市，遂爲高宗所賞激，歷官至湖南安撫使，創設飛虎營，雄鎮一方爲江上諸軍冠。時年四十歲。六十七歲知紹興府又轉江陵府，未幾卒，諡忠敏。棄疾與朱熹友善。著稼軒詞四卷，本字有二，一曰甲乙丙丁四卷本，今刊入陶氏景刊宋元明本詞，及趙氏校輯朱金元人詞中。二曰元延祐信州刊本，直齊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並著錄。錄詞二首：

賀新郎

綠樹聽鶉鴉，更那堪鷓鴣聲住，杜鵑聲切，啼到春歸無啼處。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間離別，馬上琵琶關塞黑，更長門翠蓋辭金闕，看燕燕送歸妾。將軍百戰身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易水蕭蕭西風冷，滿座衣冠似雪。正壯士悲歌未徹，啼鳥還知如許恨，料不啼清淚長啼血，誰共我醉明月。

永遇樂

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艸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元嘉艸艸，封狼居胥意

，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尙能飯否？

陳亦峯云；稼軒詞自以賀新郎一篇爲冠，沈鬱蒼涼，跳躍動盪，古今無此筆力，劉後村撰稼軒文序評其樂府曰「橫絕四海，掃空萬古。」

張炎詞源曰辛稼軒祝英臺近，景中帶情，而有騷雅，故其燕酣之樂，別離之愁，回文題葉之思，峴首西洲之語，一寓於詞，若能屏去浮艷，樂而不淫，是亦樂府之遺意。

又曰辛稼軒作豪氣詞，非雅詞也，於文章餘暇，戲弄筆，爲長短句之詩耳。樂府指迷，東坡稼軒固豪放矣，不放處，未嘗不叶律也。周濟論詞雜著稼軒不平之鳴，隨處輒發，有英雄語，無好問語，故往往鋒穎太露，然其才情富艷，思力果銳，南北兩朝實無其匹。無怪流傳之廣且久也。世以蘇辛並稱，蘇之自在處，辛偶能到之；辛之當行處，蘇必不能行，二公之詞不可同日語也。又曰辛稼軒鬱勃故情深，縱橫故才大。王國維人間詞話謂東坡稼軒詞當觀其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風。棠謂稼軒詞妙在疏狂浪漫，故能寫出赤子之心，如沁園春之「盃汝前來，老子今朝點撥形骸……嘆汝於知己眞少恩哉。……盃，再拜道，塵之卽去，有召須來」順口道出皆極自然，苟不通首看去，幾令人忘其爲詞。

第九節 李清照

李清照宋濟南人，自號易安居士。父李格非官禮部員外郎。二十一歲嫁諸城吏部侍郎趙挺之子明誠，結婚二載，明誠出仕，父挺之擢宰相，易安夫婦從此即大購碑文書帖，既明誠官青州萊州，遂相偕作金石錄考証，易安四十七歲時，明誠奔母喪赴金陵，金人陷青州，藏書付之一炬，俄明誠知湖州病時易安在池陽得訊急東下，至建康已病危，自此易安與明誠遂永別矣。著漱玉詞一卷，別本作五卷，四庫提要著錄僅得一十七闕本。其詞之著者如：鳳凰臺上憶吹簫。

香冷金猊，被翻紅浪，起來慵自梳頭，任寶篋塵滿，日上簾鉤，生怕離懷別苦。多少事欲說還休，新來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休休，這回去也，千萬遍陽關，也則難留，念武陵人遠，烟鎖秦樓，惟有樓前流水，應念我終日凝眸，凝眸處。從今又添一段新愁。

李太白李後主李易安，世稱詞家三李，易安詞多入神之句，（賀黃公）但亦有擊缶詬外之誦（張炎詞源）其閨秀之優究無骨者乎（周濟論詞雜著）

第十節 姜夔

姜夔字堯章，自號白石道人，又號石帚，鄞陽人。隱居不仕，與范成大，楊萬里諸人相酬唱，卒於蘇州，著有白石詩一卷，詞五卷。

醉吟商小品

又正是春歸，細柳暗黃千縷，暮鴉啼處，夢逐金鞍去，一點芳心休訴，琵琶解語。

淡黃柳（正平調近客合肥）

空城曉角，吹入垂楊陌，馬上單衣寒惻惻，看盡鵝黃嫩綠，都是江南舊相識。正

岑寂，明朝又寒食，強携酒小喬宅。怕梨花落盡成秋色。燕燕飛來，問春何在？惟

有池塘自碧。

張炎詞源稱白石詞，如野雲孤飛，去留無迹。此言其清空也。詠梅二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自立新意，當爲絕唱。周濟論詞雜著亦謂白石但主清空，又曰白石放曠故情淺，局促故才小，又曰白石以詩法入詞，門徑淺狹，如孫過庭書，但便後人模仿。王國維人間詞話稱白石有格而無情，又曰蘇辛詞中之狂，白石猶不失爲狷。余謂白石詞無甚佳句，但亦無甚劣句，平淡中顯出蒼老身手。

此外第二流作家北宋有范仲淹、希文、文正集，錄蘇幕遮一首：

碧雲天，紅葉地，秋色連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陽天接水，芳草無情更在斜陽外。

黯鄉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夢留人睡，明月樓高休獨倚，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

張先子野，有張子野詞二卷：錄漁家傲一首：

巴子城頭青草暮，巴山重疊相逢處，燕子占巢花脫樹，杯且舉，瞿塘水闊舟難渡。

天外吳門清雲逐，君家正在吳門住，贈我柳枝情幾許，春滿縷，爲君將入江南去。

賀鑄方回，有東山寓聲樂府二卷，錄橫塘路一首：

凌波不過橫塘路，但目送芳塵去，錦瑟華年誰與度，月橋花院，瑣窗朱戶，只有春

知處。碧雲冉冉蘅皋碧，彩筆新題斷腸句，若問閒情都幾許，一川烟草，滿城風

絮，梅子黃時雨。

晁端禮次膺，有間齋琴趣六卷，錄綠鵬頭一首：

晚雲收，淡天一片琉璃，爛銀盤，來從海底，皓色千里澄輝，瑩無塵，素娥淡蒔，

靜可數丹桂參差，玉露初零，金風未凜，一年無似此佳時，露坐久，疎螢時度，烏

鵲正南飛，瑤臺冷，欄干凭暖，欲下遲遲。念佳人音塵別後，對此應解相思，最

關情滿聲正永，暗斷腸花影儉移，料得來宵，清光未減，陰晴天氣又爭知，共凝戀
如今別後，還是隔年期，人強健，清尊素影，長願相隨。

唐多令

劉過改之，有龍洲詞一卷，錄賀新郎二首：

老去相如倦。向文君說，似而今，怎生消遣？衣袂京塵曾染處，空有香紅尚艷。料
彼此魂消腸斷。一枕新涼眠客舍，聽梧桐疏雨秋聲顫，燈暈冷記初見。樓低不放
珠簾捲。晚妝殘，翠鈿狼藉，淚痕疑面。人道愁來須帶酒，無奈愁深酒淺。但寄興
焦琴絃扇。莫鼓琵琶江上曲。怕荻花楓葉俱淒怨。雲萬疊寸心遠。

唐多令

蘆葉滿汀洲，寒沙帶淺流，二十年重過南樓，柳下繫船猶未穩，能幾日，又中秋。
黃鶴斷磯頭，故人曾到不？舊江山渾是新愁，欲買桂花同載酒，終不似少年遊。

史達祖《柳梅溪詞》一卷錄

鷓鴣天

雁足無書古塞幽，一程煙草一程愁。帽簷塵重風吹野，帳角香銷月滿樓。情思亂，

夢魂浮，細裙多憶敵貂裘，官河水靜闌干暖，徙倚斜陽怨晚秋。

敘頭風

春愁遠，春夢亂，風釵一股輕塵滿，江烟白，江波碧，柳戶清明，燕籬寒食，憶憶憶。
鶯聲暖，簫聲短，落花不許春拘管，新相識，休相識，翠陌吹衣畫橋橫笛，
得得得。

鷓鴣天

雁足無書古塞幽，一程烟草一程愁，帽簾塵重風吹野，帳角香銷月滿樓。
情思亂，夢魂浮，翻裙多憶敵貂裘，官河水靜闌干暖，徙倚斜陽怨晚秋。

吳文英君持有夢衙甲乙丙丁稿四卷，錄：

浣溪紗

門隔花深夢舊遊，夕陽無語燕歸愁，玉纖香動小簾鉤。
落絮無聲春墮淚，行雲有影月含羞，東風臨夜冷於秋。

西江月

清夢重游天上，古香吹下雲頭，蕭聲三十六宮愁高處，花驚風驟。
客路羈情不

斷，關于晚色初收，千山濃綠未成秋，誰見月中人瘦。

張炎叔夏玉田有《山中白雲》三卷，錄八聲甘州一首：

記玉關踏雪事清遊，寒氣脆貂裘。傍枯林古道，長河飲馬，此意悠悠。短夢依然江表。老淚灑西州，一字無題處，落葉都愁。載取白雲歸去，問誰留楚佩，弄影中洲。折蘆花贈遠，零落一身秋，向尋常野橋流水，待招來不是舊沙鷗，空懷感，有斜陽處，最怕登樓。

周密公瑾草窗，有《草窗詞》二卷，錄一蕩江一首：

步深幽，正雲黃天淡，雪意求全休。鑑曲寒河，茂林煙草，倦仰今古悠悠。歲華晚，飄零漸遠，誰念我同載五湖舟。礙古板斜，隄陰苔老，一片清愁。回首天涯歸夢，幾魂飛西浦，淚濕東州。故國山川，故園心眼，還似王粲登樓。最負他秦鬟妝鏡，好江山何事此時遊，爲喚狂吟老監，共賦銷憂。

汪元量大有《水雲錄》《歸序》一首：

金陵故都最好，有朱樓迢遞，嗟倦客又此憑高。檻外已少佳致，更落盡梨花，飛盡楊花，春也成憔悴，問青山，三國英雄，六朝奇偉。麥甸葵邱，荒臺敗壘，鹿豕

銜枯瘠，正潮打孤城，寂寞斜陽影裏，聽樓頭哀笛怨角，未把酒愁心先醉，漸夜深月滿秦淮，煙籠寒永。悽悽慘慘，冷冷清清，燈火渡頭市，慨商女不知興廢，隔江猶唱庭花，餘音裊裊，傷心千古，淚痕如洗，烏衣巷口青燕路，認依稀王謝舊鄰里，臨春結綺，可憐紅粉成灰。蕭索白楊風起。因思疇昔，鐵索千尋，漫沉江底，揮羽扇，障西塵，便好角巾私第。請談到底成何事，回首新亭風景今如昨，楚囚對泣何時已，歎人間今古真兒戲，東風歲歲退來，吹入鍾山，幾重蒼翠。

王沂孫聖吳碧山，中仙，有花外集二卷，錄齊天樂一首：

一襟餘恨宮魂斷，年年翠陰庭樹；乍咽涼柯，還移暗葉，重把離愁深訴，西窻過雨，怪瑤瑤流空，玉箏調柱，鏡暗妝殘，爲誰嬌鬢尙如許。銅仙鉛淚似洗，歎移盤去遠，難貯零露，病翼驚秋，枯形閱世，消得斜陽幾度，餘音更苦，甚獨抱清商，頓成淒楚。設想熏風，柳絲千萬縷。

陸游務觀有劍南詞，錄：

訴衷情

當年萬里覓封侯，匹馬成梁州，關河夢斷何處？塵暗舊貂裘。——胡未滅，鬢先秋

，淚空流，此生誰料，心在天山，身老滄州。

好事近

客路苦思歸，愁似繭絲千緒，夢裏鏡湖煙雨，看山無重數。

尊前消盡少年狂，

慵着還語，花落燕飛庭戶，歎年光如許。

南北宋第三流作家如

黃庭堅有山谷詞，錄：

南鄉子重陽日宣州城樓宴集即席作

諸將說封侯，短笛長歌獨倚樓，萬事盡隨風雨去，休休。戲馬台南金絡頭。

催

酒莫遲留酒味，今秋似去秋，花向老人頭上笑，羞羞，白髮簷花不解愁。

清平樂

春歸何處？寂寞無行路，若有人知春處，喚取歸來同住。春無蹤跡誰知？除非

問取黃鸝，百轉無人能解，因風吹過薔薇。

菩薩蠻

半煙半雨溪橋畔，漁翁醉著無人喚，疏懶意何長，春風花艸香。江山如有待，

此意潛解，問我去何之，君行到自知。

毛滂有東堂詞，錄：

浣溪沙（寒食初晴東堂對酒）

小雨初收蝶做團，和風輕拂燕泥乾。鞦韆院落落花寒。

莫對清尊追往事，更催

新火續餘歡，一春心緒倚闌干。

葉夢得有石林詞，錄：

虞美人

一聲啼鴉催春晚，芳草連空年年餘恨怨殘紅，可是無情容易愛隨風。茂林脩竹山

陰道，千載誰重到，半湖流水夕陽前，猶有一觴一詠似當年。

謝逸有溪堂詞，錄：

江神子（別情）

一江秋水碧，灣灣繞青山，玉蓮環，簾幙低垂，人在畫圖間，閒抱琵琶尋舊曲，彈未了，意闌珊。飛雲數點拂雲端，倚闌看，楚天寒，擬倩東風吹夢到長安，恰

似梨花春帶雨，愁滿眼，淚闌干。

向子諲有酒邊詞，錄：

阮郎歸（紹興乙卯大雪行翻陽道中）

江南江北雪漫漫，遙知易水寒。閉雲深處是三關，斷腸山又山。天可老，海能翻，消除此恨難。頻聞遣使問平安，幾時纔轡還。

毛并有樵隱詞，錄：

江城子

倚牆高樹落驚禽，小窗深夜沈沈，酒醒燈昏人靜，更愁霖惆悵，行雲留不住，攜手處，卻分襟。悠悠風月雨關心，擁孤衾，恨難禁。何況一春顛顛到如今，最苦清宵無寐，極想，夢也難尋。

蔣捷有竹山詞，錄：

虞美人

絲絲楊柳絲絲雨，春在溟濛處。樓前忒小不藏愁，幾度和雲飛去覓歸舟。天憐客子鄉關遠，借與花消遣。海棠紅近綠闌干，纔卷朱簾，卻又晚風寒。

程垓有書舟詞，錄：

摸魚兒

掩淒涼黃昏庭院，角聲何處嗚咽，矮窗曲屋風燈冷，還是苦寒時節，凝竚切念，翠被重籠，夜夜成虛設，倚闌愁絕，聽風竹聲中，犀幃影外，簌簌釀寒雪。傷心處，卻憶當年輕別，梅花滿院初發，吹香弄蕊無人見，惟有暮雲千疊情未徹，又誰料而今好夢分胡越，不堪重說，但記得當初重門鎖處，猶有夜深月。

趙師使有坦菴詞，錄：

永遇樂

秋滿衡臯，淡雲籠月，晚來風勁，一抹殘霞，數聲過雁，還是黃昏近。憑高臨遠，倚樓凝睇，多少斷腸幽興。聽漁村，鳴榔隱隱，別浦暮煙收暝。湘妃起舞，芳蘭綴佩，約略亂峰雲鬢，景物悲涼，楚天澄淡，更盡歸風影，斜陽低處，遠山重疊，蕭樹亂鴉成陣，空無言，闌干凭喚，悶懷似困。

趙長卿有惜香樂府，錄：

浣溪沙（春暮）

柳老拋綿春已深，夾衣初試曉寒輕，別離無奈此時情。先自愁懷容易感，不堪

閒底子思聲，西樓料得數回程。

柳炎正有西樵語業，錄：

水調歌頭

把酒對斜日，無語問西風，胭脂何事都做歌色染芙蓉，放眼莫江，十頃中，有離愁
萬斛，無處落征鴻，正在闌干角，人倚醉醒中。 千萬里江南湖西東，吾生如寄
，尙想三徑菊花叢，誰是中州豪傑，借我五湖舟楫，去作釣魚翁，故國且回首，此
意莫感慙。

高觀國有竹屋痴語錄：

醉落花

銷簾翠溼寒江上，雨晴風急，亂峯低處明殘日，雁字成行，界破蒼天碧。 故人

天外長爲客，倚闌一望情何極？新來得個歸消息，去棹回舟，數過幾千隻。

周必大有近體樂府，錄：

醉落魄

才高句傑，飛黃卻應鸞和節，新詞聊卷波瀾闊，泉玉淙擘，猶不比清切。 相逢

未穩愁和別，南園煙艸南樓月，陽關西出重吹徹，垂柳新栽，寧忍便攀折。

黃機有竹齋詩餘，錄：

清平樂

西風獵獵，又是登高節，一片情懷無處說，秋滿江頭紅葉。誰憐鬢影淒涼，新

來更點吳霜，孤負萸囊菊盞，年年客裏重陽。

山花子

流轉春光又一年，春盡日愁兩眉尖，艸艸幽歡能幾許？已天邊。會得音書生羽

翼，免教魂夢役關山，簾卷落花千萬點，雨如煙。

石孝友有金谷遺音，錄：

阮郎歸

燭花吹盡篆烟青，長波拍枕鳴，西風吹斷雁鴻聲，離人夢暗驚。鄉思動，旅愁

生，誰知此夜情，亂山重疊擁孤城，空江月自明。

菩薩蠻

雪香白盡江南隴，煙風綠到池塘夢，疊影上簷明，夜湖春水生。踏青何處去？

楊柳橋邊路，不見浣花人，汀洲空白蘋。

黃昇散花菴詞，錄：

南柯子

天上傳新火，人間試袂衣，定巢新燕覓香泥，不爲繡簾朱戶說相思。側帽吹飛
絮，憑欄送落暉，粉痕鎖淡錦書稀，怕見山南山北子規啼。

賣花聲

秋色滿層霄，翦翦寒飈，一襟殘照兩無聊，數盡歸鴉人不見，落木蕭蕭。往事
欲魂消，夢想風標，春江漲綠水平橋，側帽停檣沾酒處，柳輕鶯嬌。

方千里有和清真詞，錄：

浣溪沙

楊柳依依翠地垂，麴塵波影漸平池，霏微細雨出魚兒。先自別來容易瘦，那堪春
去不勝悲？腰肢寬盡縷金衣。

又

無數流鶯遠近飛，垂楊嫋嫋弄斜暉，斷腸聲裏送春歸。鬢影空思香霧溼，纈塵

還想步波微，去年花下酒闌時。

劉克莊有後村別調，錄：

沁園春（夢方孚若）

何處相逢？登寶釵樓，訪銅雀臺，喚厨人斫就東溟鯨鱠，圍人呈罷西極龍媒，天下英雄，使君與操，餘子誰堪共酒杯？車千乘，載燕南代北，劍客奇才。飲酣鼻息如雷，誰信被晨鷄催喚回，喚年光過盡，功名未立，書生老去，機會方來，使李將軍遇高皇帝，萬戶侯何足道哉？推衣起，但悽涼感舊，慷慨生哀。

長相思

烟淒淒，艸淒淒，野火原頭燒斷碑，不知名姓誰。印累累，冢累累，千萬人

中幾個歸，榮華朝霞晡。

張元幹蘆川詞，錄：

好事近

老去更思歸，芳艸正薰南陌，上巳又逢寒食，歎三年爲客。吹花小雨濕秋千，閒卻好春色，天甚不憐人，老早教人歸得。

張孝祥于湖詞，錄：

念奴嬌

星沙初下望重湖，遠水長雲漠漠一葉扁舟，誰念我今日天涯飄泊，平楚南來，大江東去，處處風波惡，吳中何地，滿懷俱是離索。長記送我行時，綠波亭上，蒞透青羅薄櫓，燕低飛，人去後，依舊湘城簾幙，不盡山川，無窮煙浪，辜負秦樓約，漁歌聲斷，爲君雙淚傾落。

程秘洛水詞，錄：

調金門

烟漠漠，醉裏看春却錯，過了清明遲一著，牡丹重約摸。曉日漸明簷角，天與芳辰難卻，駐得韶華元有葉，桃花源誰與共約。

葛立方歸愚詞，錄：

春光好（寒食時過淮作）

禁烟卻釀春愁，正繫馬清淮渡頭，後日清明催疊鼓，應在揚州。歸時元已臨流，要綺陌芳郊，恣遊三月，羈懷當一洗，莫放觥籌。

王安中初寮詞，錄：

一落索

寒柳未傳春信，霜花侵鬢，送君西去指秦關，看日近長安近？玉帳同時，英俊合離無定，路逢新雁北飛來，一字燕山問。

陳亮龍川詞，錄：

水調歌頭（送章德茂大卿使虜）

不見南師久，謾說北羣空，當場隻手，畢竟還我萬夫雄，自笑堂堂漢使，得似，洋洋河水依舊只流東，且復穹廬拜會，向藁街逢。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於中應有一個半個恥臣戎；萬里腥膻如許，千古英靈安在？磅礴歲時通，胡運何須問，赫日自當中。

李之儀姑溪詞，錄：

卜算子

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長江水。此水幾時休，此恨何時已，只願君心似我心，定不負相思意。

蔡伸友古詞，錄：

滿庭芳

煙鎖長堤，雲橫孤嶼，斷橋流水溶溶，憑欄凝望遠，目送征鴻，桃葉溪邊，舊事如春夢，回首無蹤，難忘處，紫微花下，清夜一樽同。東城携手地，尋芳選勝，賞遍珍叢，念紫簫聲闕，燕子樓空，好是盧郎未老佳期在，端有相逢，重重恨，聊憑紅葉，和淚寄西風。

戴復古石屏詞，錄：

醉太平

長亭短亭，春風酒醒，無端惹起離情，有黃鸝數聲。芙蓉繡茵，江山畫屏，夢中昨夜分明，悔先行一程。

曾覲海野詞，錄：

憶秦娥

西風節，碧雲捲盡秋宵月，秋宵月，關河千里，照人離別。尊前俱是天涯客，那堪三載遙相憶，遙相憶，年光依舊，漸成華髮。

楊無咎《逃禪詞》，錄：

相見歡

不禁枕簟新涼，夜初長，又是驚回好夢，葉敲窗。江南望，江北望，水茫茫，贏得
一襟清淚伴餘香。

洪瑱《空同詞》，錄：

菩薩蠻（宿水口）

斷虹遠飲橫江水，萬山紫翠斜陽裏，繫馬短亭西，丹楓明酒旗。浮生長客路，事
逐孤鴻去，又是月黃昏，寒燈人閉門。

趙彥端《介菴詞》，錄：

謁金門

休相憶；明夜遠如今日，樓外綠煙村幕幕，花落如許急。柳岸晚來船集，波底斜
陽紅濕，送盡去雲成獨立，酒醒愁又入。

洪咨夔《平齋詞》，錄：

眼兒嬌

平沙芳草渡頭村，綠遍去年痕，遊絲下上，流鶯來往，無限銷魂。綺窗浴靜人歸晚，金鴨水沈溫，海棠影下，子規聲裏，立盡黃昏。

李公昂文溪詞，錄：

菩薩蠻

雲山疊疊雙眸短，夢魂夜趁行人遠，千里共襟期，吟風飲月時。碧溪穿翠峽，雪意蓬蕭颯，安得翅飛來，衝寒同訪梅。

葛勝仲丹陽詞，錄：

浣溪沙

門鴉關邊曉露沾，華堂醉賞軸珠簾，插花人好手纖纖。遮護輕寒施翠幄，標題仙品露牙籤，詞人遺恨獨江淹。

侯寘嬾窟詞，錄：

青玉案

三年牢落荒江路，忍明日輕帆去，冉冉年光真暗度，江山無助，風波有險，不是留君處。梅花萬里傷遲暮，驛使來時望佳句，我伴歸休心已許，短篷孤棹，綠簑青

笠，懸泛瀟湘雨。

沈端節克齋詞，錄：

虞美人

去年寒食初相見，花下雙飛燕，今年寒食又花開，垂下重簾不許燕歸來。隔簾聽燕呢喃語，似說相思苦，東君都不管閑愁，一任落花飛絮兩悠悠。

張榘芸窗詞，錄：

青玉案

西風亂葉溪橋樹，秋在黃花羞澀處，滿袖塵埃推不去，馬啼濃露，鷄聲淡月，寂歷荒村路。身名多被儒冠誤，十載重來慢如許，且盡青尊公莫舞，六朝舊事，一江流水，萬感天涯莫。

周紫芝竹坡詞，錄：

木蘭花

江頭雨後山如髻，催送新涼風有意，月來楊柳綠陰中，秋在梧桐疏影外，小窗紋簾涼如水，歲歲年年同此味，眼前不忍對西風，夢裏更堪追往事。

呂濱老聖求詞，錄：

卜筮子

雲破月高懸，照我雙雙淚，人在朱橋轉曲西，翠幕重重閉。要見索商量，見了還無計，心似長棊一點燈，到曉清。清地。

杜安世壽域詞，錄：

菩薩蠻

錦機織了相思字，天涯路遠無由寄，寒雁只銜蘆，何曾解寄書？
緘封和血淚，目斷西江水，擬欲託雙魚，問君有情無？

王千秋審齊詞，錄：

西江月

老去頻驚節物，亂來依舊江山，清明雨過杏花寒，紅紫芳菲何限？
春病無人消遣，芳心有酒摧殘，此情怕手問闌干，爲甚多愁我慣。

韓玉東浦詞，錄：

太常引

東城歸路水雲間，幾曾放，夢魂困，何日整歸鞍，有人對西風凭欄。溫柔情性繫懷，傷感欲訴，訴應難。愁聚兩眉端，又疊起千山萬山。

黃公度知稼翁詞，錄：

菩薩蠻

高樓目斷雨來翼，玉人依舊無消息，愁緒促眉端，不隨衣帶寬。萋萋天外草，何處春歸早，無語凭欄干，竹聲生莫寒。

陳與義無住詞，錄：

虞美人

十年花底承朝露，看到江南樹，洛陽城裏又東風，未必桃花得似舊時紅。胭脂睡起春纔好，應恨人空老，心情雖在只吟詩，白髮劉郎，孤負可憐枝。

盧祖皋蒲江詞，錄：

鷓鴣天

庭綠初圓結蔭濃，香溝收拾樹梢紅，池塘少歇鳴蛙雨，簾幕輕迴舞燕風。春又老，笑誰同？澹煙斜日小樓東，相思一曲臨風笛，吹過雲山第幾重？

鳥夜啼

柳色津頭泣綠，桃花渡口啼紅，一春又負西湖醉，離恨雨聲中，客袂迢迢塞，餘寒剪剪東風，誰家拂水飛來燕，惆悵小樓空。

盧炳熒詞，錄：

西江月

殘雪猶餘遠嶺，晚烟半隱寒林，溶溶春漲綠波深，時有漁人釣艇。倚岸野梅墜粉，醜溪宮柳搖金，凭欄凝竚酒初醒，料得誰知此景？

第三十四章 宋詞總述

詞至宋爲全盛時期，此時期之詞，大都由詩陶融而出，於是作詞之難，尤甚於詩，大有非詩人不能爲詞人之勢，張炎詞源云，美成負一代詞名，所作之詞，渾厚和雅，善於融化詩句，李笠翁曰，作詞之難，難于上不似詩，下不似曲，立于二者之中，致空疏者作詞無意肖曲，而不免彷彿乎曲，有學問人作詞，儘力避詩，究竟不離于詩，一則苦于習久難變，一則迫于舍此實無也。北宋詞人如晏殊歐陽修晏幾道；南宋詞人，如辛棄疾，皆從七言詩變化而出，間尤以幾道，棄疾用之最顯。若論詞之神理骨性，則北宋詞高健幽咽，南宋詞情藻密妍，北宋詞多就景叙情，南宋詞多卽事叙景，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

第八編
宋

第三十五章 宋代散文作家

第一節 歐陽修

歐陽修爲宋代第一散文家，其生平，上章已詳言之矣，歐公繼韓柳，從事復古運動，其文之著者，如蘇子美文集序：

「余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稿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爲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於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雖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乏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

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於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於今。自古治時少而亂多時，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

粹，或遲久而不能及，何其難得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於治世，世其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爲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

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於有司，見當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勸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

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爲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卽之以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才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繫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爲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於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

之棠曰：歐公斤斤於復古運動，一則曰「韓愈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於古」，再則曰，宋

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於今，其盛贊韓愈，蓋欲恢宏周孔之道，追隆古之風，致天下於唐虞三代之治，李位望通顯，得展宏猷，宋興三百年，振拔文風，當推公爲第一，蘇軾嘗談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可謂知言。」

第二節 蘇洵

蘇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歲餘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悉焚常所爲文，閉戶益讀書，遂通六經百家之說，下筆頃刻數千言，至於嘉祐間與其二子軾軾皆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上其所著書二十二編，既出，士大夫爭傳之，一時學者競效蘇氏爲文章，所著權書衡論機策，文多不可悉錄。錄其心術篇，心術曰

「爲將之道，當先治心，太山覆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

然後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義，雖利不動，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

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堠，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爲，所以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

貧，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而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險，鄧艾籠兵於穴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就去就可，以決。凡主將之道，知禮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禮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遷，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歛而置之，彼將強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裼而按劍，則烏獲不敢逼，冠冑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

宰相韓琦見其書善之，奏於朝，召試舍人入院，辭疾不至，遂除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

修纂建隆以來禮，乃以爲霸州文安主簿，與陳州項城令 桃開同修禮書，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卒，……有文集十卷。錄

蘇明允族譜引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於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爲不及？譜爲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得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吾之所自出也。譜爲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草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於親，親見於服，服始於衰，而至於緦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喪不弔，喜不慶，喪不弔，則途人也，吾正與相視始途人者，其出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途人，此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於途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幸其未至於途人也，使其無於忽焉可也。

嗚呼視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吾父之子，今爲吾兄，吾族

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屬何人，彼死而生，不爲感欣，兄弟之情，如足如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蘇明心文沉實有骨氣，但不若歐公之柔婉，觀上諸作，非閱世久，學力厚者不能道。

第三節 蘇軾

蘇軾生平，已見前章，其文之著，如

祭歐陽文忠公文：

「嗚呼哀哉！公之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著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爲，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歿也，赤子無所仰茫，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爲異端，而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爲無爲爲善，而小人湯然自以爲得時，譬如深淵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鱗鱗而號狐狸，昔其未用也，天下以爲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爲遲，及其釋使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其將老而歸也，莫不惆悵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豈將溷濁潔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

昔我先君懷寶遁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因緣出入受教於門下者十有六年於茲，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弔，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忤怙，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

東坡文氣概獨雄千古，方之明允則可一覽而知一爲老年人文，一爲少年人文；一爲學力甚富者之作，一爲聰明人之作。

第四節 蘇轍

蘇轍字子由，年十九與兄軾同登進士科，……時父洵被命修禮書，兄軾簽書鳳翔判官，轍乞養親京師，三年軾還，轍爲大名推官，逾年丁父憂，服除，神宗立己二年，轍上書言事，召對延和殿，時王安石以執政與陳升之、頤、三司條例，命轍爲之屬，呂惠卿附安石，轍與論多相忤，安石出青苗書，使轍熟議曰：「有不便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爲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笞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公

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錢必糶，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爲？晏之所言，則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而患不修，公誠能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則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自此逾月不言青苗。

蔡京當國降朝請大夫，罷祠居許州，再復太中大夫，致仕，築室于許，號穎濱遺老，自作傳萬餘言，不復與人相見，終日默坐如是幾十年，政和二年卒，年七十四，追復端明殿學士，淳熙中諡文定，轍性沉靜，簡讀，不願人知之，所著詩傳春秋傳古史老子解，鑿城文集，並行於世。其文以上樞密韓太尉書最有名：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傑交游，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隣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代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

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辨，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大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華嵩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矣。

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升斗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遊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宋史稱：子由「爲文汪洋澹泊似其爲人」，余謂子由文雄中又略見疏狂，不若東坡之穩健，觀上樞密韓太尉書可以知之矣。

第五節 曾鞏

曾鞏字子固，建昌南豐人，生而警敏。……卒年六十五，鞏性孝友，父亡，奉繼母益至

，撫四弟九妹於委廢單弱之中，宦學婚嫁，一出其力，爲文章上下馳騁，愈出而愈工，本原於六經，斟酌於司馬遷韓愈，一時工作文詞者鮮能過也。少與王安石遊，安石聲譽未振，罕導之於歐陽修，及安石得志，遂與之異，神宗嘗問安石何如人？對曰；「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楊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吝也？」曰；「所謂吝者謂其勇於有爲，吝於改過也。」帝然之。呂公著嘗告神宗以衆爲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作宜黃縣學記云。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並歌洗爵，俯仰之容，心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社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以爲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爲天下士而所以養其身之備而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興，先後終始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事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爲無不

可者，何則，其素所學間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有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洽于內，其僅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生，其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爲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判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因不素講，土有聰明朴茂之偵，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固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爲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

宋興幾四百年矣，慶歷元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爲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羣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廢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孫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爲之，故其材不賦，而義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楹講藝之堂，楮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

其書，經史百家，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其命作之本末總爲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其在廢學子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唱，四境之內響應，而岡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歟？

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爲令，威行愛立，訟清可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爲官室教肄之所以致，圖書器用之須，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爲者，若夫正心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撥之於鄉鄰族黨，名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縣之來請曰願有記，故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曾子由文類似明允，但沉實有餘，骨氣不足，學力之不逮也。

第六節 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

父益都，官員外郎。

安石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鞏，携以示歐陽修。修爲之延譽。

擢進士第。簽書淮南判官。舊制，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

再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與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

通判舒州。文彥博爲相，薦安石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尋召試館職，不就。

修薦爲諫官，以祖母年高辭。修以其須祿養，言於朝，用爲羣牧判官。請知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入爲度支判官。時嘉祐三年也。

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

以爲「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聳天下之口

，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爲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爾。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託，封疆之守，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願監苟且困窮之弊，明詔大臣，爲之以漸，期合於當世之變。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以爲迂闊而熟爛者也。

後安石當國，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書。

俄直集賢院。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屢辭。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俾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

明年，同修起居注。辭之累累。閣門吏齋勅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於廁。吏置勅於案而去，又追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

遂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自是不復辭官矣。……

二年，二月，拜參知政事。

上謂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爲『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但後世所謂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爲『經術不可施於世務』爾。」上問，

「然則卿所施設，以何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上以爲然。於是設置三司修例，令判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之。安石令其黨呂惠卿預其事。而農田，木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遣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下。

青苗法者，以常平糶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斂。

均輸法者，以發運之職，改爲均輸，假以錢貨。凡下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常辦者，得以便宜蓄買。

保甲之法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爲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

免役之法，據家貲高下，各令出錢，願充充役。下至單丁女戶本來無役者，亦一概輸錢，謂之助役錢。

市易之法，聽人賒貸縣官財貨。以陳宅或金帛爲抵當，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二。

保馬之法，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匹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

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令佐分地計畧，驗地土肥瘠，定其色號，分爲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稅數。

又有免行錢者，約京師百物諸行，利入厚薄，皆令納錢，與免行戶祇應。

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陂廢堰，悉務興復。

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

又增茶鹽之額。

又設措置河北糴使司，廣積糧穀於臨流州縣，以備饋運。

由是賦歛愈重，而天下騷然矣。

御史中丞呂誨，論安石過失十事。帝爲出誨。安石薦呂公著代之。……

安石之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養務。上益厭之。罷爲鎮南

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

明年，改集禧觀使，封舒國公。屢乞還將相印。

元豐三年，復拜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換特進。改封荊。

哲宗立，加司空。

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八。贈太傅。

紹聖中，謚曰文，配享神宗廟廷。

崇寧三年，又配食文宣王廟，列於顏孟之次。追封舒王。欽宗時，楊時以爲言。詔停之。

高宗用趙鼎，呂聰問言。停宗廟配享，削其王封。

初，安石訓釋詩，書，周禮既成，頒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晚居金陵，又作字說。多穿鑿傳會，其流入於佛老。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說。先儒傳註，一切廢不用。黜春秋之書，不使列於學官。至戲目爲「斷爛朝報」。

安石未貴時，名震京師。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蜀人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作「辯姦論」以刺之。謂「王衍，盧杞，合爲一人。」

安石性強伎，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至議變法，而在廷交執不可。安石傳經義，出己意，辯論輒數百言。衆不能詘。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罷黜中外老成人幾盡，多用門下僂黠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洎復相，歲餘，罷終。

神宗不復召。凡八年。

王安石縱橫神闔暢所欲言，其文在明允東坡之間，賢于曾子固蘇子由遠矣。

歐蘇王曾在宋代雖稱善爲文，然究未有若何特異之成績，所謂唐宋八大家者亦祇就唐宋八大家耳。其他理學派之周程張邵朱陸之流，文索主張辭達而已，專尙理智，不通情感，亦無涉於文流矣。

第三十六章 宋詩

宋代詩學之盛不亞於唐，而詩獨不鳴者，以有李杜在先，觀於海者觀爲水也。

此時代詩人如楊億，劉筠，之仿西魏體，王禹偁，徐鉉之仿白體，寇準，林逋等之仿晚唐體，蘇黃陳之元祐體，黃山谷之江西宗派體，山谷體，及后山體，王荆公體，邵康節體，然皆取法乎上僅得其中也。

及梅堯臣，蘇舜卿，歐陽修，王安石，蘇東坡起，宋詩乃盛極一時，至南宋葉夢得，陸游，范成大，楊萬里，乃登峰造極。其最著者，北宋當推東坡，南宋當推陸游。

第一節 蘇軾

東坡事略已見前章，今錄其詩三首。

(一) 竹閣

海山兜率兩茫然，古寺無人竹滿軒。白鶴不留歸後語，蒼龍猶是種時孫。兩叢洽似蕭郎筆，千畝空懷渭上林。欲把新詩問遺象，病維摩詰更無言。

(一)正月二十日與潘郭二生出郊尋春忽記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詩乃和前韻

東風未肯入東門，走馬還尋去歲村。人似秋鴻來有信，事如春夢了無痕。江城白酒三杯釀，野老蒼顏一笑溫。已約年年爲此會，故人不用賦招魂。

(二)八月初入贛過惶恐灘

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灘頭一葉身，山憶喜慳勞遠夢（自注：蜀道有錯喜慳鋪在大散關山）地名惶恐泣孤臣。長風送客添帆腹，積雨浮舟滅石鱗。便合與官充水手。

此生何處略知津？

劉熙載藝概稱東坡詩打通後壁說話，其積微超曠，真足以開拓心胸，推倒豪傑。

(二)老堂詩話稱白樂天爲忠州刺史有東坡種花二詩，又有步東坡詩云「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于物無著；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於樂天忠州之作也。

又曰蘇文忠公詩初若豪邁天成，其實關鍵甚密。是也。

第二節 陸游

陸游 字務觀，號放翁，山陰人。年十二能詩文，以蔭補官。孝宗時特賜進士出身。王炎撫川陝，辟爲幹辦公事。游素有志恢復中原，屢爲炎陳進取之策。詩人范成大帥蜀，以爲參議。紹興元年，遷禮部郎中。嘉泰二年，同修國史。游年少慷慨。故其爲詩詞，多悲壯激烈。晚年漸歸閒適，寫自然景物，清麗可喜。本書所選，特取豪放一派。錄詩四首：

(一)書憤

早歲那知世事艱，中原北望氣如山；樓船夜雪瓜洲渡，鐵馬秋風大散關；塞上長城空自許，鏡中衰鬢已先斑；出師一表真名世，千載誰堪伯仲間！

冬夜汎舟有懷山南戎幕

(二)釣船東去掠新塘，船篷低露蕩香。十里澄波明白石，五更殘月伴清霜。飄飄楓葉無時下，嫋嫋菱歌盡意長。誰信梁州當日事，鐵衣寒枕綠沈槍。

(三)書感

常記當年賤子虛，公卿交口薦相如；豈知鶴髮殘年叟，猶讀蠅頭細字書？出處幸逃千載笑，功名縱負此心初。荒園落月紛如積，日暮歸來自荷鋤。

(三)安流亭俟客不至獨坐成詠

憶昔西征鬢未霜，拾遺陳迹弔微茫。蜀江春水千帆落，禹廟空山百草香。馬影斜陽經劍閣，得聲清曉下瞿唐。酒徒雲散無消息，水榭憑闌淚數行。

放翁詩偉健清澈，如書憤云「樓船夜雪瓜洲渡，鐵馬秋風大散關」，何等偉健。冬夜云「十里澄波明白石，五更殘月伴清霜。」何等清澈，南宋詩人放翁而外，惟有楊萬里有此情思，其閑居初夏午睡起云「日長睡起無情思，閑看兒童捉柳花」，棠十二齡時最愛讀萬里詩，偶作夜吟云：「孤燈對我跏趺坐，閑看貓兒過屋簷」，音頗似之。

第三十七章 元代文學背景與戲曲發達之原因

元世祖以蒙古入主中華，其視漢文無異於今日歐美人士之視中文也。歐美人士來華，例須先習淺近之白話，然則元代蒙古人來華自須先習白話。戲曲在文學中最白話化也，故元代文學，戲曲最爲發達。

元以外族入主中土，宋朝文雅之士，多不願立於其朝，若文天祥，謝枋得之流，雖國破家亡猶殷殷以恢復爲念，此外慷慨悲歌之士，含英咀華之輩，死難者尤指不勝屈，文士之仗義者既不立於朝，新進者必皆阿諛附勢之輩，自以提倡白話文學以迎主上之心爲務，蓋語高深實無人能領會也。戲曲在文學中既最爲白話化，故元代文學戲曲最爲發達。

有元之初入中華也，分民族爲四階級，一蒙古，二色目，三漢人，四南人，其行政衙門長官皆以蒙古人爲之，漢人南人貳焉，一代之制未有漢人南人爲正官者，中國習俗向來重官輕民，所謂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是也。外國人爲中國官彼之知中國古文學，自較中國人爲難，避難趨易人之常情，白話化之戲曲既較詩歌辭賦爲易學，則戲曲之日漸發達，又理勢所必然也。

元至元六年詔頒行天下，譯書一切文字並用蒙古新字，同時創立蒙古學校，教授蒙古文字，九年詔自今凡詔令並以蒙古字行，十二年分翰林爲二，設蒙文學士。

元主之心理匪獨欲避難趨易，從事淺近之通俗文學，彼直欲改革漢字而以蒙古新字代漢字，至銷滅中國文化而後止，然則戲曲畸形發達於元代又中華文明之大幸矣。

第三十八章 戲曲之原流

(關於元曲部分參考王國維《元曲》)

元代古文學不發達，其主要元素既由於古文學深奧不易學，然一時又不能強迫漢人認識蒙文，於是乃折衷於兩者之間，特創通俗文學，凡朝廷之詔勅曲章制度以及官府之公文民間之書札証據多用之，文學界受其影響最白話化之文學戲曲因以發達，前章已詳言之矣，蓋戲曲原於詩經之間答體，（如國風之鷓鳴，溱洧，黃鳥，株林皆是，曆來學者，對於詩經缺乏整個研究，致只知戲曲之原於詩經，而不知其源於上列四篇，知其原於上列四篇當自本書始。）一變而為楚辭，再變而為樂府，三變而為詞曲，始有長短句，北宋時有法曲大曲有蕃曲，隊曲，有諸宮調，有傳奇，有唱詞，於是始有科白與唱相間，至南宋乃有雜劇此略言之也。

詳言之，宋之滑稽戲大致與唐同，此滑稽戲宋人亦謂之雜戲劇，或謂之新戲，但不以演事實為主，而以所含之意義為主，至其變為演事實之戲劇則與當時之小說頗有關係。

至與戲劇更相近者則為傀儡，傀儡原於周，漢末始用之於嘉會，唐之傀儡亦演故事。

傀儡之外尚有影戲，專以演故事爲本。

戲劇之支流有打夜胡，訝鼓，舞隊等。真正之戲劇則須合言語動作歌唱以演一故事。

宋之歌曲詞最通行者爲詞，歌舞相兼者爲傳踏，亦謂之轉踏纒達。

宋時舞曲尙有曲破。

制曲之始本爲敘事而設，故宋金雜劇院本後尙用之，宋人樂曲之不限於一曲者諸宮調之外又有賺詞，賺詞者取一宮調之曲若干合之，以成一全體。

武林舊事所載官本雜劇二百八十本，用大曲者一百有三，法曲者四，用諸宮調者二，用普通詞者三十有五，今僅存其目，此項官本雜劇，雖著錄於宋末，然其中實有北宋之戲曲。如王子高六么一本，神宗元豐前之作是也。

殆至金始有院本之名稱，金之倡妓居行院，因以其所唱之本名院本，元代院本雜劇混合爲一，蓋元人參合宋金歌曲體裁以成一種新體，若追遡遠流則戲劇原於神巫，巫之事神必用歌舞以樂神人，王國維謂在少皞之前，少皞不可考，其事蓋周代已有之矣，詩經擊鼓之篇，周禮祀典之設，皆昭昭可考也。至若晉之優施，楚之優孟，秦之優旃，漢之俳優：晉之參軍，北齊之代面，百戲，西域之撥頭，隋末之踏搖娘，莫不原本歌舞，特巫以娛神而優以娛人。

年，至唐則滑稽故事戲特別進步，如代面，大面；撥頭，鉢頭；踏搖娘，蘇中郎，參軍戲，
樊噲排君難戲，樊噲排閹劇，皆盛極一時，其與歌舞戲異者，歌舞戲演故事，爲應節之舞蹈
，可永久排演，滑稽劇在一定之地，以言語爲隨意之動作以諷時事，其體。有白有唱，取
材於歷史風俗，寫照英雄義士忠臣孝子節婦才子佳人神仙鬼怪等。元代文學至此乃蔚爲大觀

第九編
元

第九編
元文學

第三十九章 元曲之分類

元曲分三類，雜劇，南劇，散曲是也；散曲又分小令套數，小令略同於詞，套數略同於雜劇之一折，但雜劇所以演故事，而套數則賦景物，雜劇有科目，而套數無之，雜劇或借宮或重韻或襯字而套數皆有限制也。

元曲有南曲北曲之別，北曲一詞歌者僅限一人，南曲則不拘人數。

蒙古崛起崇尚北曲，北曲多雜胡語，今元人北曲雜劇常見者共一百十七種，最常見者一種卽西廂記。近有吳昌齡之西遊記，劉東生之嬌紅記，南曲院本存者僅琵琶記拜月亭（一名幽閨記）二種。

就雜劇南劇散曲三種而論，唐代僅有歌舞劇及滑稽劇，至宋金二代始有純粹演故事之劇，本子則無一存，故論真正之戲曲不能不從雜劇始也。

元劇視前代劇之進步有二，（一）宋雜劇中用大曲者，次序不容顛倒，字句不容增減，格律至嚴，運用亦不靈便。元雜劇每劇皆用四折，每折易一宮調，每調中之曲必在十曲以上視大曲爲自由，（二）宋大曲大體只可謂之敘事，元劇則全爲代言，元劇之形式材料雖有特色而

第九編
元

非靈出於創造。

第四十章 元曲之結構與內容名目

元劇以一宮調之曲一套爲一折，普通雜劇，大索四折，或加楔子以足其未盡之意，其有增至十餘折者，則增數劇而成也。每折唱者只限一人，若末若旦，他色則有白無唱，若唱則限於楔子中，至四折中之唱者必爲末或旦，而末與旦所扮不必皆爲劇中主要人物，苟劇中主要人於此折不唱，則亦退居他色，而以末或旦扮唱者此定例也。此外有淨，有丑，而末旦二色復分多派，如末有外末，冲末，二末，小末；旦有老旦，大旦，小旦，旦祿，色旦，搽旦外旦，貼旦等。青樓集云，凡妓以墨點破面爲花旦，元劇中之色旦，搽旦卽是也。外末外旦又省爲外猶貼旦省爲貼也。

何謂末旦？

案脚色之名在唐時只有參軍，蒼鶻。至宋雜劇中末泥爲長，每一折四人或五人，引戲色分付副淨色，發喬，副末色，打渾，或添一人名曰裝孤。夢梁錄云雜劇中末泥爲長，則末泥或卽戲頭，然戲頭分戲實出古舞中之舞頭引舞，則末泥亦當出於古舞中之舞末，何謂末？前舞者退後舞者終其曲，謂之舞末，又長言之則爲末尼也。

淨者參軍之促音，宋代演劇時參軍色手執竹竿子以面之，故參軍亦謂之竹竿子。

副淨爲淨之副故宋人亦謂之參軍，付淨古謂之參軍，副末古謂之蒼鶻，鶻能擊禽，故末可打副淨也。

主張分付皆編排命令之事，故其自身不復演戲，發喬者蓋喬作愚謬之態以供嘲諷，而打譚則益發揮之以成一笑柄也。

何謂裝孤，裝旦？孤當時官吏之稱，且婦女之稱，其假作官吏婦女者謂裝孤裝旦，又雜劇，院本：傳奇之名自古迄今其義頗不一，宋時所謂雜劇，其初殆專指滑稽言之。

院本之名義亦不一，金之院本，與宋之雜劇略同，元人既創新雜劇而又有院本，則院本殆卽金之舊劇也。

傳奇之名實始於唐，唐裴鏞所作傳奇六卷本小說家言，此傳奇第一義也。至宋則以諸宮調爲傳奇。則宋之傳奇卽諸宮調一謂之古傳與戲曲亦無涉也。

元人則以元雜劇爲傳奇。

元劇中歌者與演者爲一人，程羽文盛明雜劇序云：命意稱名，原取頗諳如欲熟而命以生，婦宜夜而名以旦，開場始事而爲末，塗汗不潔而云淨，不過取當場闕然一噤而枝售矣。

外末淨丑生旦六者凡天地間智愚賢否貴賤壽夭男女華夷有一事可傳有一節可錄，新陳言於牘中，活死迹于場上，誰真誰假是夜是年總不出六人搬弄，狀忠孝而神欽，狀奸佞而色駭，狀困窮而心如灰，狀榮顯而腸似火，狀蟬脫羽化飄飄有凌雲之思，狀玉竊香偷，逐逐若隨波之蕩，可樂可觀，可徵可勸，此皆才人韻士，以遊戲作佛事現身而爲說法也。

第九編
元

第四十一章 元曲之作家

元曲作者，王國維分爲三期第一期爲蒙古時代，自太宗窩闊台取中原起，至世祖忽必烈南北統一止。約五十年，錄鬼簿卷上所錄之作者五十七人，大都在此。其人皆北方人也。第二期爲統一時代，從世祖至昭帝初年止約六十年，錄魂簿所謂已亡名公才人與余相知或不相知者是也，其人則南方爲多，否則北人而僑寓南方者也。第三期爲元末時代，約二十七年，錄魂簿所謂方今才人是也。彙案此種分類，殊甚牽強，元代僅八十餘年其作家大約皆在元開國初期。如關漢卿，楊顯之，張國寶，石子章，王實父，高文秀，鄭廷玉，白樞，馬致遠，李文蔚，李直夫，吳昌齡，武漢臣，王仲父，李壽卿，尚仲賢，石君寶，紀君祥，戴善甫，李好古，孟漢卿，李行道，孫仲章，岳百川，康進之，孔文卿，張壽卿，皆是。第二期楊梓，宮天挺，鄭光祖，范康，金仁傑，曾瑞，喬吉，第三期僅秦簡夫，蕭德祥，朱凱，王暉，皆不足名家。故本章元曲作家不再分期敘述。

第一節 關漢卿

翻漢卿號已齊叟，大都人，金末以解元貢于鄉，後爲太醫院尹，金亡不仕，作雜劇六十種，今存十三種，中以救風塵、竇娥冤最有名，竇娥冤爲今六月雪之所本，漢卿之著錄如右

：關張雙赴西蜀夢

閻怨佳人拜月亭（元刊本，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圖書目並著錄。亭錄鬼簿作庭。錢穆作王瑞蘭私禱拜月亭。）

錢大尹智寵謝天香

杜蕊娘智賞金線池

望江亭中秋切綸旦

趙盼夢兒月救風簪

關大王單刀會（錄鬼簿作烟月救風）

溫太真玉鏡臺

詐妮子調風月

包待制三勘蝴蝶

感天動地竇娥冤

包待制智斬魯齋郎

崔鶯鶯待月西廂記第五劇

錄救風塵

朱氏曰按全劇題目爲「安秀才花柳成花燭」，正名爲「趙盼兒風月救風塵」。劇中事實：鄆州人周舍，在汴梁眷一歌妓宋引章，欲娶爲妻；其母不願，而引章亦誓欲嫁周。引章初與洛陽安秀實亦有嫁娶約，至是，安因求引章之手帕交趙盼兒往勸阻，引章不從。後引章嫁周舍，嘗被毒打，乃遣人密告其母，使設計相救；其母復就商於趙盼兒；盼兒乃親往鄆州，假意欲嫁周舍，使先逐引章。周回家，卽寫休書與引章，逐之出；趙因挈引章逃歸。周知受給，往追引章，趙卽以休書呈告鄆州守；官判引章仍歸安秀實，而治周以強佔人妻之罪。

第二折

「周舍同外旦上云）自家周舍是也，我騎馬一世，驢背上失了一脚，我爲娶這婦人呵，整整磨了半截舌頭，纔成彼事，如今着這婦人，上了轎，我騎了馬離了汴京來到鄆州，讓他轎子在頭裏來，怕那一般的舍人說，周舍娶了宋引章被

人笑話，則見那轎子一晃一晃的我向前打那抬轎的小廝道你這等欺我，舉起鞭子就打，他們道，你走便走，晃怎麼，那小廝道，不干我事，妳妳在裏邊不知做什麼，我揭起轎簾一看，則見他精赤條條的在裏面打筋斗，來到家中我和妳套一牀被我蓋我到房裏只見被子倒高似牀，我便叫那婦人在那裏，則聽的被子裏答應道，問周舍在被子裏面哩，我道在被子裏面做甚麼，他道我套棉子把我翻在裡頭了，我拿起棍來恰待要打，他道周舍打我不打緊，休打了隔壁王婆婆，我道好也把隣舍都翻在被裏面（外旦云）我那裏有這等事（周舍云）我也說不得這許多兀那賤人我手裏有打殺的無有買休賣休的，且等我吃酒去回來慢慢的打你，（下）（外旦）不信好人言必有悔惶事當初趙家姐姐勸我不聽，果然進的門來打了我五十殺威棒，朝打暮罵，怕不死在他手裏，我這隔壁有個王貨郎，他如今去汴梁做買賣，我寫一封書捎將去着俺母親和趙家姐姐來救我，若來遲了，我無那活的人也，天那只被你打殺我也（下）（卜兒英上云）自家宋引章的母親便是有我女孩兒從嫁了周舍昨日王貨郎寄信來上寫着道，從到他家進門打了五十殺威棒，如今朝打暮罵看着至死可急急央趙家姐姐來救我，我拿着書去與趙家

姐姐說知怎生救他去，引章孩兒則被你痛殺我也（下）

「（正旦上云）自家趙盼兒，我想這門衣飯，幾時是了也呵！（唱）」

〔商調集賢賓〕咱這幾年來待嫁人心事，有聽的道：「誰揭債？誰買休？」他每待強巴剎深宅大院，怎知道摧折了舞榭歌樓。一個個眼張狂似漏了網的游魚，一個個嘴廬都似跌了彈的斑鳩。御園中可不道是栽路柳，好人家怎容這等娼優。他每初時間有些實意，臨老也沒回頭。

〔遙道樂〕那一個不因循成就？那一個不頃刻前程？那一個不等閒間罷手？他每一做一個水上浮漚，和爺娘結下不厮見的冤讎。恰便似日月參辰和卯酉，正中那男兒機發。他使那千般貞烈，萬種恩情；到如今一筆都勾！

「（卜兒上云）這是他們首，我索過去。（做見科云）大姐，煩惱殺我也！（正

旦云）妳妳，你爲甚麼這般啼哭？（卜兒云）好教大姐知道：引章不聽你勸，

嫁了周舍，進門去，打了五十殺威棒，如今打的看看至死，不久身亡。姐姐，

怎生是好？（正旦云）呀！引章吃打了也。（唱）」

〔金菊香〕想當日他暗成公事，只怕不相投；我作念你的言詞，今日都應口。則你

那去時，恰便似去秋。他本是薄倖的班頭，還說道有恩愛，結綢繆。

〔醋葫蘆〕你鋪排著鴛鴦和鳳鸞，指望效天長共地久；慕入門，知滋味便合休！幾番家眼睜睜打乾淨，待離了我這手。〔帶云〕趙盼兒！〔唱〕你做的個見死不救，可不羞殺這桃園中，殺白馬，宰烏牛。

〔云〕既然是這般呵，誰着你嫁他來？〔卜兒云〕大姐，周舍說誓來。〔正旦唱〕〔么篇〕那一個不嗔可道橫死亡？那一個不實丕丕拔了短籌？則你這亞仙子母老實頭！普天下愛女娘的子弟口，〔帶云〕姊妹，不則周舍說謊也；〔唱〕那一個不指皇天，各般說咒；恰似秋風過耳，早休休。

〔卜兒云〕姐姐，怎生搭救引章孩兒。〔正旦云〕姊妹，我有兩個壓被的銀子，嚕兩個買休去來。〔卜兒云〕他說來：則有打死的，無有買休賣休的。〔正旦且思科，做卜耳語科，云〕則除是這般。〔卜兒云〕可是中也不中？〔正旦云〕不妨事，將書來看。〔卜遞書科，正旦念云〕引章拜上姐姐并姊妹：當初不聽好人之言，果有恹惶之事。進得他門，便打我五十殺威棒，如今朝打暮罵，禁持不過。你來的早，還得見我；來得遲呵，不能勾見我面了！只此拜上。』妹

子也，當初誰教你做這事來？（唱）

〔么篇〕想當初有憂呵，同共憂；有愁呵，一處愁。他道是殘生早晚喪荒丘，做了個游街野巷村務酒。你道是百年之後：「（云）妹子也，你不知道來：『這個也大姐，那個也大姐，出了一包膿，不如嫁個張郎婦，李郎妻。』」（唱）」「立一個婦名兒，做鬼也風流」。

「（云）妳妳，那寄書的人去了不曾？（卜兒云）還不會去哩。（正旦云）我寫一封書，寄與引章去。（做寫科）（唱）」

〔後庭花〕我將這情書親自修，教他把天機休泄漏。傳示與休莽蠶收心的女，拜上你渾身疼的歹事頭。「（帶云）引章，我怎的勸你來？（唱）」你好沒來由，遭他毒手，無情的棍棒抽，赤津津鮮血流。逐朝家如暴囚，怕不將性命丟。況家鄉隔鄰州，有誰人相睬睬？空這般出盡醜！

「（卜兒哭科，云）我那女孩兒，那裏打熬得過。大姐，你可怎生的救他一救？」（正旦云）妳妳放心！（唱）」

〔柳葉兒〕則教你怎生消受！我索合再做個機謀：把這雲鬢蟬鬢粧梳就。（帶云）還

再穿上些錦繡衣服。(唱)珊瑚鈎，芙蓉扣，扭捏的身子兒，別樣嬌柔。

〔雙應兒〕我這着粉臉兒搭救你女骷髏。割捨的一不做，二不休；拚了個由他也咒波咒。不是我說大口，怎出得我這烟花手。

〔卜完云〕姐姐，到那裏子細着！(哭科，云)孩兒，則被你煩惱殺了我也！(正旦唱)

〔浪裏來煞〕你收拾了必上愛，你展了肩間皺；我直著花葉不損免歸秋。那厮愛女娘的心，見的便似驢共狗，賣弄他玲瓏剔透。〔云〕我到那裏三言兩句，肯寫休書，萬事俱休；若是不肯寫休書，我將他掐一掐，拈一拈，摸一摸，抱一抱，着那厮通身酥，遍體麻，將他鼻凹兒抹上一塊砂糖，着那厮舔又舔不着，吃又吃不着，賺得那厮寫了休書；引章將的休書來，淹的撒了我這裏，出了門兒，(唱)「可不是一場風月，我著那漢一時休。(下)」

「巴剎」，即今巴結之音

〔卯酉〕意同「參商」。

〔卜兒〕宋引章之母。(班頭)首領也。

（那一個不實丕丕）元俗語實在是也。（亞仙）唐白行簡所著李娃傳，元石君寶演成曲江池一劇，稱爲李亞仙，係劇中之俠。」

王國維元劇之文章甚贊漢卿救風塵云「其布置結構，亦極意匠慘淡之致，較後世之傳奇有優無劣也」。又曰「關漢卿一空倚傍，自鑄偉詞，其言曲盡人情，字字本色，故當爲元人第一」。余謂漢卿曲乃會合歌謠文言語體，以浪漫之筆運用自然之調，寫盡胸中琳瑯之句，真正意到筆隨，全無掛碍。

第二節 王實甫

王實甫大都人，著有雜劇十四種，今存崔鶯鶯待月西廂記與四丞相歌舞麗春堂二種，其事實係據元稹會真記而加以補充。錄西廂記：第四本第三折

「（夫人長老上云）今日送張生赴京，十里長亭，安排下筵席；我和長老先行，不見張生小姐來到。（旦，末，紅同上）。（旦云：）今日送張生上朝取應，早是離人傷感，況值那暮秋天氣，好煩惱人也呵！悲歡聚散一杯酒，南北東西萬里程。」

「（正宮）（端正好）碧雲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

離人淚。

(滾繡球)恨相見得遲，怨歸去得疾。柳絲長，玉黥難繫。「恨不」倩疏林挂住斜暉。「馬兒」迤迤「的」行，「車兒」快快「的」隨。卻告了相思迴避，破題兒又早別離。「聽得」一聲去也，鬆「了」金釧；「遙望見」十里長亭，減「了」玉肌。此恨誰知！

「(紅云)姐姐今日怎麼不打扮？(旦云)你那知我的心裏呵！」

(叨叨令)「見安排着」車兒，馬兒，「不由人」熬熬煎煎的氣。「有甚麼心情」花兒，靨兒，「打扮的」嬌嬌滴滴的媚，「準備着」被兒，枕兒，「則索」昏昏沈沈「的」睡。「從今後」衫兒，袖兒，「都搵做」重重疊疊「的」淚。「兀的不」悶殺人也麼歌。「兀的不」悶殺人也麼歌，「久以後」書兒，信兒，「索與我」悽悽惶惶「的」寄。

「(做到)(見夫人科)(夫人云)張生和長老坐，小姐這壁坐。紅娘將酒來！張生，你向前來，是自家親眷，不要迴避。俺今日將鶯鶯與你，到京師休辱了俺孩兒，掙揣一個狀元回來者！」(末云)小生託夫人餘蔭，憑着胸中之才，視官如

拈芥耳。(潔云)夫人主見不差，張生不是落後的人。(把酒丁坐)(且長吁科)「(脫布衫)下西風，黃葉紛飛；染寒煙，衰草萋迷。酒席上，斜簽着坐的。慙愁眉，死臨侵地。」

(小梁州)「我見他」，閣淚汪汪不敢垂，恐怕人知。猛然見了把頭低；長吁氣，推整素羅衣。

(么篇)雖然久後成佳配，這「時間」怎不悲嘆！意似癡，心如醉，昨宵今日，清減了小腰圍。

「(夫人云)小姐把盞者。(紅遞酒，且把盞長吁科，云)請吃酒。」

(上小樓)合歡未已，離愁相繼。「想着俺」前暮私情，昨夜成親，今日別離。我諗知這幾日相思滋味；「卻原來比」別離情更增十倍。

(么篇)「年少呵」，輕遠別；「情薄呵」，易棄擲。「全不想」腿兒相挨，臉兒相偎，手兒相攜。「你與俺」崔相國做女婿，妻榮夫貴。「但得一個」並頭蓮，「煞強如」狀元及第。

「(紅云)姐姐不曾吃早飯，飲一口兒湯水。(且云)紅娘，甚麼湯水噉得下！」

(滿庭芳) 供食太急，須臾對面，頃刻別離。「若不是」酒席間子母「每」當迴避，「有心待與他」舉案齊眉。「雖然是」厮守得一時半刻，「也合着俺」夫妻每共桌而食。「眼底」空留意，尋思起就裏，險化「做」望夫石。

〔夫人云〕紅娘把盞者。(紅把酒科)(且唱)

(快活三) 將來的酒共食，嘗著似土和泥。假若便是土和泥，「也有些」土氣息，泥滋味(朝天子)「煖燖燖」玉醅，「白冷冷」似水，多半「是」相思淚。眼面前茶飯「怕」不待「要」吃，恨塞「滿」愁腸胃。蠅角虛名，蠅頭微利，「拆」鴛鴦「在」兩下裏，「一個」這壁，「一個」那壁，一遞一聲長吁氣！

〔夫人云〕輛起車兒，俺先回去，小姐隨後和紅娘來。(下)(末辭潔科)(潔云)此一行別無話兒，貧僧准備買登科錄看，做親的茶飯，少不得貧僧的。先生在
意，鞍馬上保重者。從今經懺無心禮，專聽春雷第一聲。(下)(且唱)

(四邊靜)「霎時間」杯盤狼籍。車兒投東，馬兒向西，兩意徘徊，落日山橫翠。「知他」今宵「宿在」那裏，有夢「也」難尋覓。

〔張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來。(末云)小生這一去必奪一個狀元。正

是青霄有路終須到，金榜無名誓不歸。(旦云)君行別無所贈，口占一絕，爲君送行：葉擲今何在？當時且自親。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人。(末云)小姐之意差矣。張琪更敢憐誰？謹廣一絕，以剖寸心：人生長遠別，孰與再關情？不過知音者，誰憐長歎人？(旦唱)「

(耍孩兒)淋漓襟袖噙紅淚，比司馬青衫更濕。伯勞東去，燕西飛；未登程，先問歸期。雖然眼底人千里，且盡生前酒一杯。「未飲」心先醉；眼中流血，心裏成灰。(五煞)到京師，服水土，趁程途；節飲食，順時自保揣身體。荒村雨露宜眠早，野店風霜要起遲。「鞍馬」秋風裏，最難調護，最要扶持！

(四煞)「這」憂愁訴與誰，相思只自知，老天不管人憔悴。淚添九曲黃河溢，恨壓三峯華岳低。「到晚來悶把」西樓倚；見了些夕陽古道，衰柳長隄。

(三煞)笑吟吟一處來，哭啼啼獨自歸。歸家若到羅幃裏，「昨宵個」繡衾香暖留春住，「今夜個」翠被生寒有夢知。「留戀你」，別無意，「見」據鞍上馬，「閣不住」淚眼愁眉。

(末云)有甚言語囑付小生咱？(旦唱)「

(二煞)「你休憂」文齊福不齊，「我則怕你」停妻再娶妻，「休要」一春魚雁無消息！「我這裏」青鸞有信頻須寄；「你卻休」金榜無名誓不歸。「此一節」，君須記：「若見了那」異鄉花草，「再休似」此處棲遲！

「(末云)再誰似小姐，小生又生此念。(旦唱)」

(一煞)青山隔送行；疏林不做美；淡煙暮靄相遮蔽。夕陽古道無人語，禾黍秋風聽馬嘶。「我爲甚麼懶上」車兒內？來時甚急，去後何遲！

「(紅云)夫人去好一會，姐姐，咱家去。(旦唱)」

(散尾)四圍山色中，一鞭殘照裏。遍人間煩惱填胸臆，「量這些」大小車兒「如何」載得起！

「(旦，紅下)末云僕童趕早行一程兒，早尋個宿處。淚隨流水急，愁逐野雲飛。

(下)「(舉案齊眉)後漢書：『梁鴻與妻隱居霸陵山中，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嘗舉案齊眉。』言夫婦相敬也。(望夫石)神異經武昌北山有石，狀如人立，相傳昔有貞婦，其夫從役遠行，婦攜子餞送此山，登高望夫，遂化爲石。

青衫更濕唐白居易琵琶行：『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

本篇大意係取元樸會真記事。

寧獻王太和正音譜評實甫之曲云鋪敘委婉，深得騷人之趣。棠謂西廂記描寫入神，苟非身臨其景者莫道。

第二節 白仁甫

白樸字太素，一字仁甫，號蘭谷，真定人著有天籟集二卷，雜劇十六種，今有唐明皇秋夜梧桐雨與裴少俊牆頭馬上二種（錄鬼簿作鴛鴦簡），梧桐雨係本陳鴻長恨歌傳敘唐明皇與楊貴妃事。

梧桐雨

「高力士上云）自家高力士是也。自幼供奉內宮，蒙主上擢舉，加爲六宮提督，監往年上悅楊氏容貌，命某取入宮中，寵愛無比，封爲貴妃，賜號太真。後來逆胡稱兵，以誅楊國忠爲名，逼的主上幸蜀，行至中途，六軍不進，有龍武將軍陳玄禮奏過，殺了國忠，禍連貴妃，主上無可奈何，只得從之，縊死馬驛亭中。今日賊平無事，主上還國，太子做了皇帝，主上養老，退居西宮，晝夜總是想貴妃娘娘，今日教某想起真容，朝夕哭奠，不免收拾停當，在此伺候咱。（正末上云）

寡人自幸蜀還京太子破了逆賊，卽了帝位，寡人退居西宮養老，每日只是思量妃子，教畫工畫了一軸真容供養着，每日相對，越增煩惱也呵！（哭做科唱）

〔正宮端正好〕自從幸西川，還京兆，甚的是月夜花朝。這半年來白髮添多少，怎打疊愁容貌。

〔么篇〕瘦岩岩不避羣臣笑，玉叉兒將畫軸高挑。荔枝花果香檀卓，目覷了傷懷抱。

〔做看真容科（唱）〕

〔滾繡球〕險些把我氣冲倒。身謾靠，把太真妃放聲高叫；叫不應雨淚嘩曉。這待詔手段高，畫的來沒半星兒差錯！雖然是快染能描，畫不出沉香亭畔迴鸞舞；花萼樓前上馬嬌，一段兒妖嬈。

〔倘秀才〕妃子呵！常記得千秋節華清宮宴樂，七夕會長生殿乞巧。誓願學連理枝，比翼鳥；誰想你乘綠鳳，返丹霄，命天！

〔帶二〕寡人越看越添傷感，怎生是好？（唱）

〔呆骨朵〕寡人有心待蓋一座楊妃廟，爭奈無權柄，謝位辭朝。則俺這孤辰限難熬，更打著離恨天最高。在生時同衾枕不能勾，死後也同棺槨；誰承望馬嵬坡塵土中，

可惜把一朵海棠花零落了！

〔帶云〕「會兒身子困乏，且下這亭子去閒行一會咱。」〔唱〕

〔白鶴子〕那身離殿宇，信步下亭阜。見楊柳裊翠藍絲，芙蓉拆胭脂露。

〔么〕見芙蓉，懷媚臉；遇楊柳，憶纖腰。依舊的兩般兒點綴上陽宮，他管一靈兒滿灑長安道。

〔么〕常記得碧梧桐陰下立，紅牙筋手中敲。他笑整縷金衣，舞按霓裳樂。

〔么〕到如今翠盤中荒草滿，芳樹下暗香消。空對井梧陰，不見傾城貌！

〔做歎科〕〔云〕寡人也怕閒行，不如回去來！〔唱〕

〔倘秀才〕本待閒散心，追歡取樂；倒惹的感舊恨，天荒地老。快快歸來，鳳幃悄，甚法兒捱今宵懊惱？

〔帶云〕回到這寢殿中，一弄兒助人愁也！〔唱〕

〔芙蓉花〕淡氳氳串烟裊，昏慘慘銀燈照，玉漏迢迢，纔是初更報。暗覷清霄，盼夢裏他來到。却不道口是心苗，不住的頻頻叫。

〔帶云〕不覺一陣昏迷上來，寡人試睡些兒。〔唱〕

〔伴讀書〕一會家心焦燥。四壁蕭秋蟲鬧。忽見掀簾西風惡；遙觀滿地陰雲罩。俺這裏披衣悶把幃屏靠；叢眼難交。

〔笑和尚〕原來是滴溜溜透閣堦敗葉飄，疎刺刺刷落葉被西風掃，忽魯魯風閃得銀燈爆；嘶琅琅鳴殿鐸，撲簌簌動朱箔，吉丁當玉馬兒向檐間鬧。

〔做睡科〕〔唱〕

〔獨秀才〕悶打頰和衣臥倒，軟兀刺方纔睡著。〔旦上云〕妾身貴妃是也。今日殿中設宴，宮娥，請主上赴席。〔正末唱〕忽見青衣走來報道：太真妃將寡人邀宴樂。

〔正末見旦科〕云：妃子你在那裏來？〔旦云〕今日長生殿排宴，請主上赴席。

〔正末云〕分付梨園子弟齊備着。〔旦下〕〔正末做驚醒科〕云：呀！元來是一夢。

分明夢見妃子，却又不見了。〔唱〕

〔雙鴛鴦〕斜輝翠鸞翹，渾一似出浴的舊風標，映著雲屏一半兒嬌。好夢將成還驚覺，半襟情淚濕紋綃。

〔燈姑兒〕懊惱，容約。驚我來的：又不是樓頭過鴈，砌下寒蛩，簷前玉馬，架上金雞；是兀那窗兒外梧桐上雨瀟瀟。一聲聲灑殘葉，一點點滴寒梢，會把愁人定虐。

〔滾繡球〕這雨呵：又不是救旱苗，潤枯草，洒開花蕊。誰望道秋雨如膏，向青翠條，碧玉梢，碎聲兒剝剝。增百十倍歌和芭蕉。子管裏珠連玉散飄千顆，平白地濺灑番盆下一宵。惹的人心焦！

〔叨叨令〕一會價緊呵！似玉盤中萬顆珍珠落。一會價響呵！似玳筵前幾簇笙歌鬧。一會價清呵！似翠岩頭一派寒泉瀑。一會價猛呵！似綉旗下數面征聲操。兀的不惱殺人也麼哥！兀的不惱殺人也麼哥！則被他諸般兒雨聲相聒噪。

〔倘秀才〕這雨一陣陣打梧桐葉凋，一點點滴人心碎了。枉著金井銀牀緊圍遶，只好把潑枝葉做柴燒鋸倒。

〔帶云〕當初妃子舞絮纒時，在此樹下；寡人與妃子盟誓時，亦對此樹。今日夢境相尋，又被他驚覺了。（唱）

〔滾繡球〕長生殿那一宵，轉迴廊，說誓約，不合對梧桐並肩斜靠，儘言詞絮絮叨叨。沉香亭那一朝，按霓裳，舞六么，紅牙筋擊成腔調，亂宮商鬧鬧炒炒。是兀那當時歡會栽排下，今日淒涼厮喚者，暗地量度。

〔高力士云〕主上，這諸樣草木，皆有雨聲，豈獨梧桐。（正末云）你那裏知

道，我說與你聽者：（唱）

（三煞）濶濶濶楊柳雨，淒淒淒院宇侵簾幕。細絲絲梅子雨，粧點江干滿樓閣。杏花雨紅濕闌干，梨花雨玉容寂寞。荷花雨翠蓋翩翩，豆花雨綠葉滿條。都不似你驚魂夢破，助恨添愁，徹夜連宵。莫不是水仙弄嬌，蘸楊柳，酒風飄？

（二煞）咻咻似噴泉瑞獸臨雙沼，刷刷似食葉春蠶散滿箔。亂灑瓊增水，傳宮漏飛上雕簷，酒滴新槽。直下的更殘漏斷，枕冷衾寒，燭滅香消。可知道夏天不覺把高風麥來漂。

（黃鐘煞）順西風低把紗窗哨，送寒氣頻將綉戶敲。莫不是天故將人愁悶攪？度鈴聲，響棧道，似花奴羯鼓調，如伯牙水仙操洗黃花，潤離落，清蒼苔，倒墻角；澗湖山，漱石竅，浮枯荷，溢池沾。沾殘蝶，粉漸消；灑流螢，炤不着，綠窗前，促織叫，聲相近，雁影高，催鄰砧，處處搗，助新涼，分外早，勸量來，這一宵，雨和人，緊厮熬，伴銅壺，點點敲，雨更多，淚不少，雨溫寒梢，淚染龍袍，不肯相饒，共隔着一樹梧桐，直滴到曉。

朱氏曰：（高力士）高延福之養子，因改姓高，本馮氏子也。（馬嵬坡）今陝西興

平縣西二十五里，所謂馬嵬鎮是也。（主上）指肅宗。（待詔）唐時，翰林院爲待詔之所。凡文詞經學之士，下至卜醫技術之流，皆直於別院，以備宴見。（沉香院）唐時禁中有沉香亭，四周植木芍藥，玄宗與楊貴妃嘗賞花於此，令翰林李白譜清平調三章。（睥迴鑾舞）古舞曲名。花萼樓玄宗於宮西置樓，署曰「花萼相輝之樓」。（千秋節）隋唐嘉話：「八月初五明皇生辰，爲千秋節」。（華清宮）玄宗時，改湯泉宮爲華清宮，在今陝西臨潼縣南驪山上。（乞巧）白居易長恨歌：「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上陽宮）本唐高宗所建宮，在今河南洛陽縣。（霓裳曲）玄宗所製。（梨園弟子）玄宗選坐部伎子弟三百教於梨園（故址在今陝西長安縣），號皇家梨園子弟。（六么）曲名，本作錄要，亦譌作綠腰。（高鳳）漢書載：高鳳妻嘗之田，晒麥於庭，令鳳護鷄。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回，怪問，鳳方覺悟。（花奴）汝陽王璿之小名。玄宗嘗召之以解穢。（水仙操）相傳春秋伯牙之師（成連）之師子春在海中所奏。萼音傲。燥音窳。

第四節 馬致遠

馬致遠字東籬，大都人，著有雜劇十四種，今存六種，中以漢宮秋最負盛名。

(1) 江州司馬青衫淚 (2) 呂洞庭三解岳陽樓 (3) 大華山陳搏高臥

(4) 破幽夢孤雁漢宮秋 (5) 半夜雷轟薦福碑 (6) 馬丹陽三度任風子

(錄鬼簿無破幽夢之字)

漢宮秋

節錄第三折

〔番使擁旦上，奏胡樂科〕(旦云)妾身王昭君，自從選入宮中，被毛延壽將美人圖點破，送入冷宮。甫能得蒙恩幸，又被他獻與番王形像。今擁兵來索，待不去，又怕江山有失；沒奈何，將妾身出塞和番，這一去，胡地風霜，怎生消受也！

自古道：「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東風當自嗟。」

(駕引文武內官上云)今日灑橋餞送明妃，却早來到也！(唱)

(雙調新水令)錦貂裘生改盡漢宮妝，我則索看昭君畫圖模樣。舊恩金勒短；新恨玉鞭長。本是對金殿鴛鴦，分飛翼，怎承望！

(云)您文武百官計議：怎生退了番兵，免明妃和番者？(唱)

〔駐馬聽〕宰相每商量，大國使還朝多賜賞。早是俺夫妻怏怏。小家兒出外也搖裝。尙兀自渭城衰柳助淒涼，共那灞橋流水添惆悵；偏恁不斷腸！想娘娘那一天愁，都撮在琵琶上。

〔做下馬科，與旦打悲科〕〔駕云〕左右慢慢唱者，我與明妃餞一盃酒。（唱）

〔步步嬌〕你將那一曲陽關休輕放；俺咫尺如天樣。慢慢的奉玉觴。朕本意待尊前捱些時光，且休問劣了宮商，煞則與我半句兒俄延著唱。

〔番使云〕請娘娘早行，天色晚了也。（駕唱）

〔落梅風〕可憐俺別離重，你好是歸去的忙。寡人心先到他李陵臺上。回頭兒却纔魂夢裏想，便休題貴人多忘。

〔旦云〕妾這一去，再何時得見陛下。把我漢家衣服，都留下者！（詩云）正是：今日漢宮人，明朝胡地妾；忍着主衣裳，爲人作春色。（留衣服科）〔駕唱〕

〔殿前歡〕則甚麼留下舞衣裳？被西風吹散舊時香。我委實怕宮車再過青苔巷，猛到椒房。那一會想：菱花鏡裏妝，風流相，兜的又橫心上。看今日昭君出塞，幾時似蘇武還鄉？

〔番使云〕請娘娘行罷！臣等來多時了也。〔駕云〕罷，罷，罷！明妃，你這一去，休怨朕躬也。〔做別科〕〔駕云〕我那裏是大漢皇帝！〔唱〕

〔鷹兒落〕我做了別處姬楚霸王。全不見守玉關征西將。那裏取保親的李左車，送女客的蕭丞相？

〔尚書云〕陛下不必掛念。〔駕唱〕

〔得勝令〕他去也不少架海紫金梁，枉養著那邊庭上鐵衣郎。您也要左右人扶持；俺可甚糟糠妻下堂。您但提起刀槍，却早小鹿兒心頭撞。今日央及煞娘娘，怎做的男兒當自強？

〔尚書云〕陛下，咱回朝去罷。〔駕唱〕

〔川撥棹〕怕不待放絲韁，咱可甚鑼敲金鐃响。你管燧理陰陽，掌握朝綱，治國安邦，展土開疆，假若俺高皇，差你個梅香，背井離鄉，臥雪眠霜，若是他不戀恁春風畫堂，我便官封你一字王。

〔尚書云〕陛下，不必苦死留他，着他去了罷！〔駕唱〕

〔七弟兄〕說甚麼大王不當戀王嬌，兀良，怎禁他臨去也回頭望。那堪這散風雪旌節

影悠悠，動關山鼓角聲悲壯。

〔梅花酒〕呀！俺向着這迥野悲涼；草已添黃色，早迎霜。犬穉得毛蒼。人搦起纓槍。馬負著行裝。車運著餼糧。打獵起圍場。他，他，他，傷心辭漢王，我，我，我，搦手上河梁。他部從入窮荒；我變與返成陽。返成陽，過宮牆；過宮牆，遶迴廊；遶迴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黃；月昏黃，夜生涼；夜生涼，泣寒螿；泣寒螿，綠紗窗；綠紗窗，不思量。

〔收江南〕呀！不思量，除是鐵心腸；鐵心腸，也愁淚滴千行。美人圖，今夜掛昭陽。我那裏供養，便是我高燒銀燭照紅妝。

〔尙書云〕陛下，回鑾罷；娘娘去遠了也。（駕唱）

〔鴛鴦煞〕我煞大臣行；說一個推辭謊，又則怕筆尖兒那火編修講。不見他花朵兒精神，怎趁那草地裏風光。唱道竚立多時，徘徊半晌。猛聽的塞鴈南翔，呀呀的聲嘹唳。却原來滿目牛羊，是兀那載離恨的甞車，半坡裏响。（下）

〔番王引部落擁昭君上云〕今日漢朝不棄舊盟將王昭君與俺番家和親，我將昭君封爲寧胡關氏，坐我正宮，兩國息兵，多少是爲衆將士，傳下號令，大衆起行望北而

去，「做行科」，「且問云」這裏甚地面了？「番使云」這是黑龍江番漢交界去處，南邊漢家，北邊屬我番國，「且云」大王借一盃酒望南澆奠辭了漢家長行去罷，「做奠酒科云」漢朝皇帝妾身今生已矣，尙待來生也「做跳江科」番王驚救不及「歎科云」悔可惜可惜，昭君不肯入番投江而死罷罷罷，就算在此江邊，號爲青塚者，我想來人也死了，括與漢朝結下這般讎隙，却是毛延壽那厮搬弄出來的，把却兒將毛延壽拿下解送漢朝處治，我依舊漢朝結和，永爲甥舅，却不是好？「詩云」則爲他丹青畫誤了昭君背漢主，暗地私奔將美人圖又來哄我，要索取出塞和親，豈知道投江而死，空落的一見消魂。似這等姦邪逆賊留着他終是禍根，不如送他去漢朝哈喇依遜的甥舅禮兩國長存「下」。

朱氏曰（渭城）送別之處。李陵臺（統志載：在大同府（今山西大同縣）西北，漢李陵嘗登臺望鄉，因亦稱望鄉臺。（椒房）漢時宮殿名，在未央宮，爲皇后所居。（玉門）卽玉門關，在甘肅敦煌縣西百五十里。（李左車）漢初，嘗仕趙，封廣武君。後被韓信所獲。信用其策，遂下燕，齊諸城。蕭指蕭何。（高皇）指漢高祖。一字王見袁枚隨園筆記云遼時有一字王之稱，卽趙王，魏王等類。（鑿

輿（天子所御車也。）（服陽）漢宮殿名。

關白馬王四家外尚有：

高文秀三本：

黑旋風雙戲叟

須賈諱范叔

好酒趙元遇上皇

鄭廷玉五本：

楚昭王疎者下船

包待智制後庭花

布袋和尚忍字記

看錢奴買冤家債主

崔府君斷冤家債主

李文蔚真定一本：

日樂院燕青博魚

第四十一章 元曲之作家

李直夫，女道人一本：

便宜行事虎頭牌

吳昌齡，西京人，二本：

張天師斷風花雪月

花間四友東坡夢

武漢臣，濟南府人，三本：

做家財天賜老生兒

李素蘭風月玉壺春

包待制智勘生舍閣

王仲文，大都人，一本：

做孝子烈母不認尸

李壽卿，太原人，二本：

說專諸伍員吹簫

月明和尚度柳翠

尚仲賢，真定人，四本：

洞庭湖柳毅傳書

尉遲公三奪槊

漢高祖濯定氣英布

尉遲公單鞭奪槊

石君寶，平陽人，三本：

魯大夫秋胡戲妻

李亞仙詩酒曲江池

諸宮調風月紫雲亭

楊顯之，大都人，二本：

臨江驛瀟湘夜雨

鄒孔目風雪酷寒亭

紀君輝，大都人，一本：

趙氏孤兒冤報冤

戴善甫，真定人，一本：

陶學士辭寫風光好

李好古，保定人，一本：

沙門烏張國月生黃海

張國寶，大都人，三本：

公孫汗衫記

薛仁貴衣錦還鄉

羅季郎大鬧相國寺

石子章，大都人，一本：

秦儻然竹塢聽琴

孟漢卿，亳州人，一本：

張昇智勘魔合

李行道，絳州人，一本：

包待制智勘灰欄記

王伯成，涿州人，一本：

李太白，夜郎

孫仲章，大都人，一本：

江南府，張鼎，勸頭

康進之，隸州人，一本：

梁山泊，李逵，負荆

岳伯川，濟南人，一本：

岳孔目，借鐵拐李，還魂

狄君厚，平陽人，一本：

晉文公，火燒介子推

孔文卿，平陽人，十本：

東，富，事，犯

張壽卿，東平人，一本：

謝金蓮，詩酒江梨花

馬致遠李時中（大都人）花李郎紅字李二合作一本：

邯鄲道省悟黃梁夢

宮天挺字大用大名開州人，一本：

死生交范張鷟黍

鄭光祖，字德輝，平陽襄陵人，鄒四本：

柳梅香翰林風月

周公輔成王攝政

醉思鄉王粲登樓

迷青瑣倩女離魂

金仁傑一本：

蕭何追韓信

范康，字子安，杭州人，一本：

陳季卿悟道竹葉丹

曾瑞，字瑞卿，大興人，一本：

王月英元夜留鞋記

喬吉甫字夢符號笠鶴翁，又號惺惺道人，太原人，三本：

玉簫女兩世姻緣

杜牧之詩酒揚州夢

李太白匹配金錢記

秦簡夫初擅名都下，後居杭州，二本：

東堂老勸破家子弟

宜秋山趙禮讓肥

蕭德祥號役齊杭州人一本：

王儼然斷殺狗勸夫

朱凱字士凱一本：

吳天塔孟良盜骨殖

王暉字日華杭州人一本：

破陰陽八卦桃花女

楊梓一本

霍光魂諫

李致遠本：

都孔目風雨還萍末

楊景賢一本：

馬丹陽度脫劉行首

無名氏二十七本：

嚴子陵垂釣七里灘

儲萬亮博望燒屯

張千替殺妻

小張屠焚兒救母

陳州糶米

玉清庵錯送鴛鴦被

隨何賺風魔副通

爭報恩三虎下山

龐居士誤放來生債

硃砂擔滴水浮漚記

包待制智賺合同文字

凍蘇秦衣錦還鄉

小尉遲將門將認父歸朝

神奴兒大鬧開封府

謝金吾詐拆清風府

龐涓夜走馬陵道

朱太守風雪漁樵記

孟德耀舉案齊眉

李雲英風送梧桐葉

兩軍師隔江鬥智

玳瑁盆兒思

第四十一章 元曲之作家

《遼風流》《王煥百花亭》

《錦雲堂暗定》《連環詞》

《金水橋》《陳琳抱妝匣》

《風雨像生》《貨郎旦》

《薩真人》《夜斷碧桃花》

《馮玉蘭》《夜月泣江舟》

右百十六種據元曲選 王音譜也是闕書目著錄，王國維 曲考著錄，今日所據以爲研究之資者止於此。

南劇家

施惠，字君英，有古今砌話編成一集。

高明字則誠，溫州，瑞安人，以春秋中至正乙酉第，授處州錄事，後改調浙閩幕都事，轉江西行臺掾，又轉福建官佐幕事等職，以詞曲自娛，明太祖聞其名召之，以老病辭歸，卒於寧海。則誠所交皆當世名士，著有柔克齋集。

徐睨字仲田 淳安人，洪武初徵秀才，至藩省辭歸著有巢松集。

第四十二章 元代之詩，小說話本，散文

元代文學，曲以外，詩當推元好問，好問字裕之，太原秀容人，登進士入翰林知制誥，卒年六十八，世稱遺山先生，有遺山集四十卷，中州集十卷，附中州集一卷，唐詩鼓吹十卷。此外尚有：

虞集字伯生，號道園，蜀郡人，翰林直學士，卒諡文敬，有道園子古錄五十卷。

揭載字仲弘，浦城人，亦一代名家。

范梈字亨夫，一字德機，清江人。官福建閩海道知事，辛年五十二。

揭傒斯字曼卿，富州人，辛諡文安。

虞楊范揭世稱四大家，祇以專事模仿，匪獨莫京兩宋，去唐詩尤遠矣，故附述於此。

小說話本，則有元至治本全相平話五種，建安虞氏合刊：(一)武王伐紂書。(二)樂毅圖齊七國春秋後集。(三)秦併六國秦始皇傳。(四)呂后斬韓信前後漢書續集。(五)三國志：此五種以三國志最名世。然涉於文流者亦甚微。

散文有元好問，許衡，吳澄劉因姚燧。然祇是時代之淘汰者無關一代文學之興革也。

第九編 元

至今存之元碑文一類文字價值尤不足稱云。

第十編
明文學

第四十三章 明代文學背景

元以外族入主中華，久爲漢人所不滿，明太祖以一布衣崛起濠泗間，血戰十餘年，蕩平羣雄而有天下，於是復漢官之威儀，登極之初，卽正綱紀，正祀典，易服色祀至聖，訓儲貳，褒忠義，（余闕，李穡，）獎耆德，（鮑恂，陳過）凡有著作，動協典謨，制度文章燦然光被。

厥後惠宗尊賢禮士，寶鑑心法，務本六經；仁宗之朝，權譏以孝超陞，劉儻以節贈諡。至神祖編四書大全，五經大全，性理大全，頒發各學校，顯示恢復儒教，斯時應試之文，多主程朱之說，學派分三，（一）河東派，始倡者爲山西薛瑄，其學一本程朱，以躬行復性爲主。（二）江門派，始倡者爲吳與弼，其子稍出朱陸之間，其門人之著者有胡居仁，陳獻章，獻章專以靜爲主，忘己爲大，無欲爲至，其說稍近陸子，學者稱白河先生。（三）姚江派，始倡者爲姚江王守仁，立良知之說，與朱子相違，世以其言漸有類陸象山，通稱陸王派，明季忠節之士，多由其學說所造成，審此則知明代之思潮，幾完全以儒家爲主，故文學亦主張復古。

第十編
明

第四十四章 明代文學 總述

明初文學，之士反元季通俗文學，大唱復古運動，於時如宋濂，王禕，方孝孺，以文雄；高王張徐劉崧以詩著，其他勝代遺逸，風流標映，不可指數，蓋蔚然稱盛已。

永宣以還，作者遞興，皆冲融演迤，不專鉤棘，而氣體漸弱。弘正之間，李東陽出入南北宋，溯流唐代，檀聲館閣，而李夢陽，何景明，更倡言復古，文自西京，詩自中曹而下，一切吐棄操觚，談藝之士，翕然宗之，明之詩文，於斯一變。

迨嘉靖時，王慎中，唐順之輩，文宗歐曾，詩倣唐初，李攀龍，王世貞輩，文主秦漢，詩規盛唐。王李之指論大崇，與夢陽景明相倡和也。歸有光頗後出以司馬歐陽自命，力排李何王李，而徐謂陽袁宏道鐘惺之屬，亦各爭鳴一時，於是宗李何王李者稍衰，至啓禎時錢謙益，艾南英，準北宋之矩矱，張溥陳子龍竊東漢之芳筆，又一變矣。

此外又有時文，八股文，傳奇，八股文始於宋王安石之經義，體用排偶，明代用其制以取士，初尚渾噩，一變尚體格，再變尚機調，三變尚才情；天順以前，其體格式尚無一定，成化以後乃有八股，至天啓崇禎時金聲，陳子龍，黃淳耀項煜方所造益精，然規範過甚，失

之拘泥，不足以發表作者之天才故佳構亦絕少。

傳奇起於元季，而興盛於明初，間亦可分三期述之，初期有高明，朱權，施惠，徐暉，二期有湯顯祖，梁辰魚，沈璟，鄭若庸，陸采，梅鼎祚，汪廷訥，王玉峯，三期有馮夢龍，阮大鍼。

有明一代，文士卓卓表見者，其源流大抵如此。

第四十五章 明代散文作家

第一節 宋濂

宋濂字景濂，浦江人。幼英敏強記，入龍門山著書，踰十餘年，太祖召見，除江南儒學提舉，詔修元史，充總裁官，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推爲開國文臣之首，四方學者，悉稱爲太史公，正德中，追謚文憲，有潛溪鑿坡芝園羅山朝天諸集七十五卷錄。

鑽燧說

宋子閒居。見家人夏季改火，不用桑柘，取赤楸二尺，中折之，一剝成小空，空側開以小隙，一剝圓，大與空齊，稍銳其兩端，上端截竹三寸冒之，下端實空內，以細絢纏其腰，別藉芥毛於隙下，左手執竹，右手引絢急旋轉之，二櫛相輒，摩空木成塵，煙輒起，塵自隙流毛上，候其煙翁莖，以虛掌覆空鬱之，則火燄燄生矣，宋子歎曰：火在木中，不鑽則火不見，萬善具於人性，不學則善不明，人何可不學哉！

王氏曰（宋子）濂自稱。（桑柘）魯論註是季取桑柘之火。（櫛）（杉本字）似松，

生江南，材可爲船。(折)分也。(剗)削也。(剗)割也。(銳)頂織曰銳(兩端)猶言兩頭。(截)斷也。(冒)蔽也。(真)置也。(綯)索也。(別)藉芥毛於隙下，言以引火之物，別承其隙也，藉猶俗言鋪墊。(軋)車碾也。(翁若)氣起貌，(柳宗元文)翁若香氣。(以虛掌覆空鬱之)手心曰掌，言以虛掌覆孔，鬱塞之使不得暢達，則煙自旁隙出而火生矣。

秦士錄

劉翽，字伯翽，秦人也，身長七尺，雙目有紫稜，開闔閃閃如電，能以力雄人，鄰牛方鬥，不可擊，拳其脊，折仆地；市門石鼓，十人昇弗能舉，兩手持之行。然好使酒，怒視人，人見輒避，曰狂生不可近，近則必得奇辱。一日，獨飲娼樓，籍馮兩書生過其下，急牽入共飲，兩生素賤其人，力拒之。翽怒曰，君終不我從，必殺君，亡命走山澤耳，不能忍君苦也。兩生不得已從之，翽自據中筵，指左右揖兩生坐，呼酒歌嘯以爲樂，酒酣，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鏗然鳴，兩生雅聞其酒狂，欲起走，翽止之曰，勿走也，翽亦粗知書，君何至相視如涕唾，今日非速君飲，欲少吐胸中不平氣耳。四厘書，從君問，卽不能答，當血是刃。兩生曰，有是哉

，遽摘七經數十義叩之，弼歷舉傳疏，不遺一言，復詢歷代史，上下三千年，編纒不窮。弼笑曰，君等伏乎，未也！兩生相顧慘沮，不敢再有問。弼索酒被髮跳叫曰，我今日壓倒老生矣，古者學在養氣，今人衣服儒衣，反奄奄欲絕，徒欲馳騁文墨，啤脫一世豪傑，此何可哉？此何可哉？君等休矣？兩生紫負多才藝，聞弼言，大愧，下樓足不得成步，歸詢其所與游，亦未嘗見其挾書讀也。泰定末，德王執法西御史臺，弼造書數千言，袖謁之，閻卒不爲道。弼曰，若不知關中有鄧伯翊耶？連擊踏數人，聲聞於王，王令隸人摔入，欲鞭之。弼盛氣曰，公奈何不禮壯士？今天下雖號無事，東海島夷，尙未臣順，聞者駕海艦互市於鄞，且戰且卻，其虧國體爲已甚，西柱，殺傷我中國民，諸將軍控弦引矢，追至大洋，且戰且卻，其虧國體爲已甚，西南諸蠻，雖曰稱臣奉貢，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等，尤志士所同憤，誠得如弼者一二輩，驅十萬橫磨劍伐之，則東西指日所出入，莫非王土矣，公奈何不禮壯士？
「庭中人聞之，皆縮頸吐舌，舌久不能收。王曰「爾自號壯士，解持矛鼓譟前登堅城乎？」曰，「能」。「百萬軍中可刺大將乎？」曰，「能」。「突圍潰陣，得保首領乎？」曰，「能」。「王顧左右曰，姑試之。問所須曰，「鑿銳良馬各一，雌雄

劍二。」王卽命給與，陰戒善禦者五十人，馳馬出東門外，然後遣弼往，王自臨觀，空一府隨之。既弼至，衆衆並進，弼虎吼而奔，人馬辟易五十步，面目無色，已而煙塵漲天，雙劍飛舞雲霧中，連斫馬首墮地，血涔涔滴。王撫髀曰：「誠壯士！誠壯士！」命勺酒勞弼。弼飲不拜。由是狂名振一時，至比之王鐵鎗云。王上章薦諸天子，會丞相與王有隙，格其事不下，弼環視四體，歎曰：「天生一具銅筋鐵肋，不使立動萬里外，乃槁死三尺蒿下，命也，亦時也，尙何言，遂入王屋山爲道士，後十年終。」

史官曰，弼死未二十年，天下大亂，中原數千里，人影殆絕，女烏來亦失其家，競棲林木間，使弼在，必常有以自見。惜哉！弼鬼不靈則已，若有靈，吾知其怒髮上衝也。

王氏曰（紫稜）晉書桓溫傳劉惔稱桓溫眼如紫石稜。（擘）開也（昇）扛也。

（箕踞）戰國策，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注）踞坐展兩足如

箕。（四庫）唐置集賢書院，知書官八人，分掌四庫書，卽經史子集四類。（

七經）易，書，詩，禮，春秋，周禮，儀禮。（纏纒）不絕貌。（奄奄）無生氣

也。(睥睨)邪視也。(泰定)泰定帝名也。孫鐵木兒，在位四年。(德王)按元史諸王表，有德安王，宣德王，懿德王，及保德郡王，未知何指，或史傳失載其人。(西御史臺)即陝西諸道，行臺御史。大德元年，移雲南行臺於京北行，爲陝西臺，有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等官。(蹄)仆也。(捩)持頭髮也。(東海島夷)指日本。(鄞)今浙江鄞縣。(控弦)漢書婁敬傳，「是時冒頓單于兵強，控弦十萬騎。」控引也。(西南諸蠻)指安南，緬，占城，爪哇，馬八兒。俱藍等。(黃屋左纛)天子車以黃纁爲裏，曰黃屋車。左纛以犛牛尾製大旗，置於車衡之左也。史記項王急圍滎陽，漢將紀信曰，請爲王誑楚，王可以間出，於是信乘黃屋車，傳左纛，曰漢王降。(十萬橫磨劍)景延廣謂遼使曰，翁怒則來戰。孫有數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槩)矛長丈八曰槩。(辟易)退避也。(史記)項王瞋目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髀)股也。(王屋山)太行山脈，西南之一峯。在今山西垣曲縣東。(玄鳥)燕也。禮月令玄鳥至。

錄思春十韵

南浦沈書傳素鯉，東風將恨與新鶯，物華半老胭脂苑，春霧輕籠翡翠城，因禪

別鶴心如剪，爲妬文鴛繡嶺成，陽台樹密朝霞迴，巫峽潮迴暮渚平。

詩藏稱濂詩特具精工流麗。王世貞藝苑厄言：「高帝嘗謂宋濂，「浙東人才，惟卿與王禕耳，才思之雄，卿不如禕，學問之博，禕不如卿，」良有此也。」

第二節 王禕

禕字子充，義烏人，明初徵爲中書省椽，改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遷侍禮郎，兼引進使尋常起居注，出爲南康同知事，忤旨降漳州通判，詔修元史與宋濂同爲總裁官，擢翰林侍制，坐失朝降編修奉使吐蕃未至，召還，改使雲南，抗節死建文中贈翰林學士，謚文節正統中改謚忠文，有集二十四卷，錄：

送許時用歸越

舊擢庚寅第，新題甲子篇，老來諸事廢，歸去此身全，煙樹藏溪館，霜禾被石田，鑑湖求一曲，吾計亦茫然。

金章詩錄唐賢送行，每推一元抵場，此與潛溪詩工力悉敵均，不愧擅場之作。（明詩記傳）

第三節 方孝孺

方孝孺字希直。寧海人。從宋濂游，濂見其文，深器之，洪武間，授漢中教授，建文卽位，召爲文學博士，靖難兵起，誓死社稷，文皇欲令草詔，哭且罵，不爲屈，文皇磔之於市，著有遜志齋集二十四卷。錄：

蕭僕贊并序，（贊有二種，有用韻者有不用韻者。）

蕭僕者，蕭顯士之僕也。顯士，唐玄宗時人，有文章而性褊躁少容，其僕事之甚謹，顯士時時笞罵之，至不能堪，僕拭淚奉承，不敢怨。惟恐拂其意，顯士笞罵弗爲止，他客僕語蕭僕曰，咄癡男子，屈身爲僕者，爲酒食財貨也，酒食財貨，寧獨蕭氏有乎，曷不去？而自受困辱耶？蕭僕曰，吾非不知之，去之誠何難，顧惜主才不忍耳。遂終其家，不去，余聞而悲之，爲作贊，然非爲是僕也，贊曰。

天下之至賤者，至於僕極矣，僕之所欲，得杯羹盂飯以養其生，豈要好賢之名於天下哉？而蕭氏僕獨愛其主之才，受其箠辱而不悔，甘其困厄而不去，拳拳慕悅，若忘其身之賤者，何也？蓋秉彝好德之心，人人皆有之，僕能不泯之耳，是豈特賢於僕隸而已耶。

蕭祖士字茂挺，四歲能文，十歲補太學生，親書一覽卽成誦，十九舉進士，對

策第一，名播天下，倭國入朝，自陳願得蕭夫子爲師，卒門人謚文元先生。（少容）少容人之量也。（要）有挾而求曰要。

方孝孺氣節高古，讀其文肖其爲人，千載下得未曾有也。今南京雨花臺尙有孝孺墓在，某君聯云：「血濺雨花崗，爲病忠魂埋十族，聲淒雲樹勁，長流正氣凜千秋。」

第四節 高啓

高啓（明）字季迪。號槎軒。又號青邱子。長洲人。洪武初爲編修，與修元史，官至戶部侍郎。魏觀得罪爲明太祖所腰斬，年三十九歲。著有季迪大全集十八卷。烏藻集五卷行世。錄：

南宮生傳

南宮生，吳人，偉軀幹，博涉書傳，少任俠，喜擊劍走馬；尤善彈，指飛鳥下之，家素厚藏，生用周養賓客，及與少年飲博遊戲，盡喪其貲。

逮壯，見天下亂，思自樹功業，乃謝酒徒去學兵，得風后握奇陳法，將北走中原，從豪傑計事，會道梗，周流無所合，遂泝大江，遊金陵，入金華會稽諸山，渡浙江

，汎其區而歸。

家居以氣節聞，衣冠慕之，爭往迎候，門止車日數十兩，生亦善交，無貴賤皆傾身與相接，有二軍將，恃武橫甚，數毆辱士類，號虎冠，其一嘗召生飲，或曰彼醜不可近也，生笑曰，使酒人惡能勇，吾將柔之矣，即命駕往，坐上座，爲語古賢將事，其人竦聽，居樽下拜起爲壽，至罷會無失儀，其一嘗遇生客次，願生不下己，目慚生而起，他日見生獨騎出，從健兒帶刀策馬踵生後，若將肆暴者，生故緩轡，當中道進，不少避，知生非懦懦，遂引去，不敢突冒訶避，明旦，介客詣生謝，請結驪，生能以氣服人類如此。

性抗直多辯，好箴切友過，有忤己，則面數之無留怨，與人論議，辯必勝，然援事析理，衆終莫能折，時藩府數用師，生私策其僞蹶多中，有言生於府，欲致生幕下，不能得，將中生法，生以智免。

家雖以貧，然喜事故在，或饋酒肉，立召客與飲嚼相樂，四方游士至吳者，生察其賢，必與周旋，款曲延譽，上下所知。

有喪疾不能葬瘞者，以告生，輒令削脂蔬所乏，爲請諸公間營具之，終飲其德不言

，故人皆多生，謂似櫻君卿原巨先，而賢過之。

久之，稍厭事，闔門寡將迎，闔一室，度歷代法書，問辨漢硯，唐雷氏琴，日遊其閒以自娛，素工草隸，逼鍾王；患求者衆，遂自闔，希復執筆，歌慕靜退，時賦詩見志，怡然處約；若將終身，生姓宋名克，家南宮里，故自號云。

贊曰：生之行凡三變，每變而益善，尚俠未矣，欲奮於兵固壯，然非士所先，晚乃刮磨豪習，隱然自將，屢藏器之節，非有德能之乎。與夫不自知返遠遠道德者異矣。

(陳)同陣。(任俠)相與信爲任，同是非爲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卿者是也。(彈)行丸也。(天下亂)元順帝至正七年，冬十月，沿江兵起，而方國珍，

郭子興，張士誠，陳友諒之徒，紛紛割據，戰爭無虛日。(風后握奇)握奇經。

舊題風后撰。(風后)黃帝三公也。按漢隋唐志，皆不載此書。宋志始著錄。攷

其文，蓋因唐獨孤及八陣圖記，而依託爲之，宋以後頗爲談兵者所祖。(梗)塞也。(大江)揚子江。(金華)今浙江金華縣，縣北有金華山。相傳金星與婺女

星爭華，故名，亦名長山，(會稽)今浙江紹興縣。縣東南有會稽山。上有石壁。

壁立于雲。升者累梯而上，一名玉笥。(派)同溯逆流而上曰派。(具區)《周禮》職

方氏)東南曰揚州。其澤數曰具區。(註)其區即震澤，今江浙人稱曰太湖。(門止車)門前停止之車。(兩)車有兩輪，故稱兩。(虎冠)史記齊悼惠世家大臣議欲立齊王，而琅瑯王及大臣曰，齊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醜)醉怒也。(竦)敬也。(居樽下)猶言就下座也。(次)舍也。(懼)恐也，伏也，此似作示威解。(突冒)謂超其前而干犯之也。(訶避)謂訶叱之使避也。(介客)請客爲介紹也。(蕪)求也。(藩府)指張士誠也，士誠據平江，自稱吳王，羣彥多從仕者，所不能致，季迪及宋克而已。(雋駭)猶言勝敗也。(款曲延譽)款曲，猶委曲也。(後漢光武紀)與人不款曲，唯直柔耳。(牘)木簡也。(疏所乏)謂將所乏之物，疏記之於上也。(飲其德)此飲字，與飲恨飲泣之飲字同解，有含藏之意。(樓君卿)名護，漢人，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嫗同食，謂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見漢書游俠傳。(原巨先)名涉，漢南陽太守。常例二千石送葬百萬以上。時又少行三年之喪者，涉父死，讓還轉送，扶柩歸葬，廬墓三年。(度)閣也，閣以板爲之，度食物也。(葬)酒尊也。(雷氏琴)尋孃記雷威作琴，不必皆桐，遇大風

雪時，獨往峨眉，酣酒著鸞笠，入深松中，聽其聲連延悠揚者，伐斲以爲琴，妙過於桐。（鍾王）鍾繇，王羲之，晉人之善書者。（刮磨豪習）四字見韓愈曹成王碑。（隱然自將）將持也。言有以自守也。（履藏器之節）易經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語蓋本此。履，蹈也。

其詩詞之著者如

沁園春雁

木落時來，花發時歸，年又一年。記南樓望信，夕陽簾外；西窗驚夢，夜雨燈前。寫月書斜，戰霜陣整，橫破瀟湘萬里天。風吹斷，見兩三低去，似落箏絃。相呼共宿寒烟，想只在蘆花淺水邊。恨鳴鳴戍角，忽催飛起；悠悠漁火，長照愁眠。隴塞間關，江湖冷落，莫戀遺糧猶在田。須高舉，教弋人空慕，雲海茫然。

（間關），艱澀之義，狀道路之難行也。（弋人）以矢取鳥之人也。

王子充稱季迪之詩，雋而清麗，如秋空飛舞，盤旋百折，招之不肯下。

四庫總目，高啟天才高逸，實據明一代詩人之首，其於詩擬漢魏似漢魏，擬六朝似六朝，擬唐似唐，擬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長莫不兼之，振元末纖穠縹麗之習，而返之於古，啟

實爲有力，——其摹仿古調之中，自有精神意義存乎其間。

死後張來儀詩云：「平生五千卷，甯救此日艱。」又云：「中郎幼女今癯小，遺藁千篇付與誰。」千古才人皆爲之聞聲下淚。

第五節 楊基

楊基字孟載其先嘉興人，家於吳爲張士誠記室，明初官至山西按察使，著有眉菴集十二卷。

南濠詩話世稱高楊張徐孟載詩律尤精，如云「花無桃李非春色，人有笙歌是太平，一官不博三竿日，萬事無過兩鬢星。」余愛其間曠，及「亂世身如危卵立，異鄉人似夢中來，千金已廢牀頭劍，一字無存架上書」，則又歎其窮困，如云「紅雨落花來衰裏，綠波芳草去迢迢，六朝舊恨殘陽裏，南浦新愁細雨中」。余愛其含蓄，及云「柳色嫩於鵝破殼，蕪痕斑似鹿辭昭，小雨透花青見臺，輕雷催笋碧抽尖」，又驚其新巧，「翠袖錦箏邀上客，畫船銀燭照歸人，高樓錦色花連屋，深巷珠簾柳映橋」，則又見其情致之綺艷矣。「宣王不鼓青苔澁，武帝金盤玉露多，八陣雲開屯虎豹，三江潮落見龍壘」，則又見其氣象之突兀矣。他如「半醉半醒花冉冉，閒愁閒悶雨沈沈，恨不髮如春草綠，笑會花似面顏紅，萬里歸心

「磯送客，片時殘夢鳥驚人」，則又俊柔痛快而無牽合排比，其亦詩人之豪者哉。

第六節 張羽

張羽字來儀，溧陽人，徙於吳，元末領鄉薦，爲安定書院山長，洪武初，徵至京，應對不稱旨，放還，再徵授太常司丞坐事竄嶺南，未半道召還，自知不免，投龍江死，有靜居集六卷。錄：

懷友詩一首

念君多苦節，亂後竟悠悠，古巷青襟散，空闌白髮愁，近書無片紙，舊業有扁舟，最憶相尋處，柴門獨樹秋。

李日華六觀濟三筆張來儀博學有高致，澄淡婉逸，徐幼文張伯雨並行。

第七節 徐賁

徐賁字幼文，其先蜀人，徙常州，再徙吳，張士誠辟爲屬，已謝去，居湖州蜀山，吳平竊徒臨濠，洪武初，用薦奉使晉冀，還授給事中改御史，出按廣東，改刑部主事，遷廣西參議，再遷河南，左布政使，以事下獄死，有北郭集六卷。錄：

泰山紀遊

萬仞峰頭上帝居，紫宸絳節按清虛，崑崙尙想周王制，最感猶傳秦相書，盤礴三齊橫地軸，孤根西北接天樞，自是仙人真窟宅，願得安期一起予。

其二曰

山下更衣路漸難，巖巖高上歷巉岈，天關遙控三千里，煙磴斜懸十八盤，複殿尙留元狩碣，老松仍掛祖龍官，怪來爽氣清人骨，玉峽流雲瀑布寒。

明詩紀事云，幼文詞彩適麗，風韻凄朗，殆如楚客叢蘭，湘君芳在，每多惆悵。余謂幼文詩頗密，有似盛唐，觀上詩雄緊跌宕，殆如其字。

第八節 劉基

劉基（明）字伯溫，青田人，元進士，後棄官歸隱，明初，召至金陵，陳時務十八策，屢從征伐有功，授太史令，累遷御史中丞，兼弘文館學士，封誠意伯，著有文集二十卷。錄：

書劉禹疇行孝傳後

世之所謂浮屠者，果何道而能使人信奉之若是哉？人情莫不好安樂而惡憂患，故憚之必於其所恆懼，誘之必於其所恆願，然後不待驅而自赴，浮屠氏設爲禍福之說，

其亦巧於致人歟。夫四海之衆林林也，而無不爲其所致，何哉？彼固非止惑愚昧而已也，人情無不愛其親，親沒矣，哀痛之情未置，而謂冥冥之中，欲加以罪，孰不惕然而動於其心，間有疑焉，則羣咻之，若目見其死者，拘於囹圄，受箠楚而望救，故中材之人，莫不波馳而蟻附，雖有篤行守道之親，則亦文致其罪，以告哀於木偶木俑之前，彼固自以爲孝而不知其爲大不孝，豈不哀哉！且彼謂戕物者必償其死，故有牛馬羊豕蛇虺之獄，是天下之蠢動者，舉不可殺也。今夫虎豹鷹鷂，搏擊鬻走以食，日不知其幾何，而獨無罪乎，人之殺物有獄矣，虎豹食人而無獄，何其重禽獸而輕人也，彼又謂婦人之育子者，必有大罪，故兒女子尤篤信其說，以致恩於其母，吾不知司是獄者爲誰，人必有母，將舍其母而獄人之母歟？將併與其母而獄之歟？獄其母不孝，舍其母而獄人之母，不公，不孝不公，俱不可以令，二者必居一焉，將見羣起而攻之矣，雖有獄誰與治之，宰天地者帝也，彼則謂有佛焉，至論佛之所爲，响响嘔嘔，若老婦然，有呼而求救！不論是非，雖窮兇極惡，無不引手援之，使有罪者勿恆刑，是以情破法也，夫法出於帝，而佛破之，是自獲罪于天也，吾知其必無是事也，昭昭矣。以劉子之賢，其不爲所惑，無足怪者，吾獨悲夫

天下之爲劉子者不多也，故又爲之言，以瘡夫知愛其親而不知道者。

(林林)盛貌。(柳宗元貞符)惟人之初，總總而生，林林而羣。(附)囁也，(孟)子)衆楚人附之。(囹圄)監獄也。(筮)杖也。(楚)夏楚。(土偶)泥像也。(木)備)古用木備殉葬，此則指木雕偶像而言。(喞喞)嘔嘔)慈愛之聲。

沁園春(和鄧德章春感懷呈石抹元帥)

萬里封侯，八珍鼎食，何如故鄉？奈狐狸夜嘯，腥風滿地，蛟鱗晝舞，平陸成江。中澤號鴻，苞荆集鵠，輒盡平生鐵石腸，凭闌看，但雲寬明滅，烟草蒼茫，不須踴躍踈踪，蓋世功名百戰場，笑錫維寂寞，劉伶沈湎，稽生縱誕，賀老清狂，江左夷吾，關中宰相，濟弱扶傾計甚長，桑榆外，有輕陰乍起，未是斜陽。

(寂寞)漢書「惟寂寞空樓閣」。(賀老)賀知章自號曰明狂客。(江左夷吾)晉書：「溫嶠見王導曰江左有管夷吾吾復何慮？」(關中宰相)漢書：「漢王數失軍，遂去，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時蕭何已爲丞相，故稱宰相。

侍宴鍾山應制

清和天氣雨晴時，翠麥黃花夾路歧，萬里玉關馳露布，九霄金闕綉雲旗，龍文騶駟
驂鸞輅，馬乳蒲萄入羽卮，衰老自慚無補報，叨陪儀鳳侍瑤池。

鍾山應制詩頗多佳作，如江朝宗云：「松下瞢眠無客到，洞中龍出有雲從，茶煎紫筍逢
支遁，藥煉丹砂羨葛洪。」詹同文句云：「瑤花如雨三千界，紫氣成龍五萬年，風送香烟浮
袞服，池涵樹影拂青天。」描寫山中景物皆極佳，陳田明詩紀事云：青田此詩詞意迴別，蓋
以侍宴時蘭州方奏捷也。

第九節 李東陽

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四歲舉神童，肄業京庠，天順中舉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
仕至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致仕，卒贈太師，諡文正，著有懷麓堂集一百卷，詩
話一卷。錄：

食 戒

予病脾時，沈都憲時陽嘗對食，退語人曰，是非不能食，乃多食之故耳。後鴻臚凌
主簿遠爲予言，少時病不能食，有一叟問曰，「汝欲食乎？吾教汝食。」翼日，可

空腹以來，比至「設飯肉各一器，將就食，遽以手止焉，曰「未可也，」取其飯以箸畫之爲四分，乃使食，食下一口，輒欲就肉，又止焉，曰，「未可也」如是者三，盡一分，使食肉一盞，如是者四，而器盡。復問曰，「汝尙能食乎？」曰，「能」曰，「不可」，子姑去，凡食必準此爲法，及歸不闕月而食進，往謝，且問之，叟曰，脾性黠膩，汝未食而先以膩物困之，安能使之運而化乎，予聞之，重有感焉。越十餘年。病再作，皆用此法而痊，因錄以自警。

〔病脾〕食物不消化也。按脾臟在胃底之外側，形卵圓而扁，色赤褐，爲製造白血球之所，舊說脾有助胃消化穀食之用。（沈時暘）名暉，宜興人，天順庚辰進士，累遷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操履清約，立法嚴整，削強鋤暴，奸豪斂迹。（凌遠）字季行，鳳陽人，薦四譯館譯字三年，授冠帶，後升鴻臚寺序班，取入直內閣。（翼日）明日也。

食戒雖寥寥數語，深得衛生秘訣，誰謂古今人之不相及也。文章之佳，辭理務須兼修，此文雖簡而條理明晰，筆意亦清醒，簡單道來，絕無拖泥帶水之弊，是行文之清澈處。

第十節 唐順之

第四十五章 明代文藝作家

唐順之字應德，武進人，嘉靖間，以進士官至右僉都御史，卒於官，著有荆川集十二卷，史纂左編文編六十四卷，武編十卷，稗編一百二十卷。錄：

弟婦王氏墓誌銘

弟婦姓王氏，尚書文肅公之曾孫女，應天府經歷橫山文炳之女，予父永州守有懷翁之中婦，予弟郡學生正之之妻也。年十八而已嫁。其生而貴家女也，既嫁而驟見予，儒生家所尚，一旦解去簪珥，又以之易銀爲本，而經營什一之息，拮辛勤生，若素身先諸僮奴，其所解去簪珥，又以之易銀爲本，而經營什一之息，拮辛勤生，若素處窮約然者，其性警慧爽豁，放於人情世務，不習而曉，家人尊卑上下一無不宜；其舅稱之曰，「予中婦最能潔著精饌，以適我意。」於是賓客茗饌，有不盡以分屬之諸婦，而多以屬之中婦者，其母徐孀人聞之曰，「是在我側固然，固知其能事舅也。」其妯予妻莊，稱之曰，「吾婦最能得我心事，」於是心腹委曲，有不可以語於其夫，而必以語之媢媠閒者，其姊妹聞之曰，「是在姊妹中固然，固知能睦於其妯也。」

其始歸予第三載，而兩娠皆半胎而墜，即以後嗣爲急，偶予弟從予自宜興歸，入室

見一女子，訝問之，知所置妾也，予弟靳靳以年始弱冠爲辭，不御而遣之，後五六年竟無子，乃更爲置妾，至親爲之膏髮整容，惟恐不當，予弟意居常夫婦間，相得歡甚也，及置妾，則每使其妾得以時御，而不以己故妨之。其在姊妹五人中，最得其母徐孺人意。初橫山公卒，母以意遺之二百金，乃以母當總總時，不忍受，其後母且簪分金，以卒與諸女爲訣，其所分又獨倍諸女，乃復以獨厚爲嫌，而併辭其所同得者。嗚呼！其能置妾於中年無子之日，不足爲難，而能置妾於少年始婚之時則爲難；能辭金於母存之日，不足爲難，而能辭金於終母之身，則爲難；蓋自少知書，終日未嘗去手，每覽至古人奇節，輒激烈自言，恨其不爲男子，予以爲正使其爲男子，必能磊磊植立不媚，妒以敗人之國，不貨賄以自污其身，可知也。與予弟夫婦間，相得歡甚，而警戒相成之者尤切。始予父宦於外，予獨與弟居，弟或所過動也，乃不喜而謂曰：子縱不自愛，其若汝兄何，又且爲之隱護，不使人知，蓋恐以是見尤於其兄，而或至於相疏也，弟有一善可稱也，則喜而謂之曰：非子之能其汝兄薰染使然，蓋以是深動予弟，而欲其與兄相親善也，以是予弟能知強於爲善，而兄弟之好益密，彌縫從與其間，蓋有助焉，以彼才且賢，宜其多男子，享高壽，而竟以無子夭

死，其死也又以產，此則理數之不可知者也，自其始連娠而墮，則已不專意於自娠矣，既置妾，固日夜以娠望之妾也，及自娠矣，衆且以不茹之報，庶或在此，而竟以是死，謂之何哉！謂之何哉？其卒以嘉靖丁未六月初五日，年二十有九，葬以卒年十二月十三日，祔於其姑于母任宜人兆之右方，銘曰。

詩詠螽斯，誑誑振振，嗟彼淑媛，罹此不辰，讓娠於妾，不欲自娠，幸自有娠，卒災其身，造物報施，孰云可信？惟其美行，久而不泯，伯氏銘之，以垂家人。

〔王文肅〕名克敬，山西大寧人。由淮東廉訪使，入爲吏部尙書，乘傳至淮安，墜馬，居吳中養疴，元統初，起爲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年五十九，即請老，卒謚文肅。（應天）明府治今江蘇江寧縣。（永州）今湖南零陵縣。（珥）耳飾也。（

淡）詩衛風衣錦娶衣。（箋）禪也，今之罩衣也。（中饋）烹飪之事。（女紅）鍼帶也。漢書錦繡纂組。害女紅者。（拮）說文：手口共有所作也。（勤生）言勤於治生也。（媼）長婦爲媼，介婦爲娣，兄弟之妻相謂皆曰媼。（嬭）夫弟之妻。（諮）謀也。（姆）弟妻謂夫之嫂曰姆。（半胎）胎未成熟小產也。（宜興）今江蘇宜興縣。（斬斬）固也。（御）進也，侍也。（總總）亦作縱縱，急遽趨事貌。

禮檀弓喪事欲其縱縱爾。(婦)忌嫉也。(過動)言過失之舉動也。(薰染使然)言爲見所感化。(從臾)勸也。(耐)附葬也。(兆)塋墓界域也。(誅誅振振)誅誅衆多也。振振仁厚也。詩周南螽斯羽，誅誅兮，宜爾子孫振振兮。小序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

如許家庭瑣碎，言之列列如繪，順之之文自有獨到處，若以近世醫學之常理測之，則不礙由於生理，須驗以醫，則斯文可以不作矣，今昔時移，論文之士，固不能以今衡古，吹毛求疵矣。

第十一節 王世貞

王世貞字元美，太倉人。嘉靖間進士，官至南京刑部尙書，號弇州山人，著有弇山別集一百卷，四帝稿一百七十四卷，續稿二百七卷，經書後八卷，觚不觚錄一卷。錄：蘭相如完璧歸趙論

(趙得楚和氏璧，秦王請易以十五城，趙欲勿與，畏秦疆，欲與之，恐見欺，以問蘭相如，對曰，以城求璧而不與，曲在我矣，與之璧而不與我城，則曲在秦，臣願奉璧而往，城不入，臣請完璧而歸，王遣之，相如至秦，既獻璧，視

秦王無意償城，給取璧，使從者懷之閒行歸趙，而以身待命於秦。秦王曰，殺相如終不能得璧，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乃廷見相如，禮而遣之。

○
關相如之完璧，人皆稱之，予未敢以爲信也。

夫秦以十五城之空名，詐趙而脅其璧，是時言取璧者，情也，非欲以窺趙也，趙得其情，則弗予，不得其情則予；得其情而畏之則予，得其情而弗畏之，則弗予；此兩言決耳，奈之何既畏而復挑其怒也？

且夫秦欲璧，趙弗予璧，兩無所曲直也，入璧而秦弗與城，曲在秦，秦出城而璧歸，曲在趙，欲使曲在秦則莫如棄璧，畏棄璧則莫如弗予，夫秦王既按圖以與城，又設九賓齋而受璧，其勢不得不與城，璧入而城弗予，相如則前請曰，臣固知大王之弗與城也，夫璧非趙璧乎，而十五城秦寶也，今使大王以璧故而亡其十五城，十五城之子弟，皆厚怨大王，以棄我如草芥也，大王弗予城而給趙璧，以一璧故而失信於天下，臣請就死於國，以明大王之失信，秦王未必不返璧也；今奈何使舍人懷而逃之，而歸直於秦？是時秦意未欲與趙絕耳，令秦王怒而僇相如於市，武安君十萬

衆歷邯鄲，而責壁與信：一勝而相如族，再勝而壁終入秦矣，吾故曰藺相如之獲全於壁也，天也，若其勁澠池，柔廉頗，則愈出而愈妙於用，所以能完趙者，天固曲全之哉。

（設九賓齋而受壁）（史記藺相如傳）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註周禮大行人別九賓，謂九服之賓也。列士傳云設九牢也，古者朝會大事，則設九賓，或曰賓爲擯，擯者九人，掌以次傳命也。（給）猶驅也。（舍人）左右親信之人，卿大夫家有之。（僇）殺也。（武安君）白起。（邯鄲）趙都城，今直隸邯鄲縣。（澠池）今河南澠池縣，澠池之會，秦王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相如請秦王擊缶，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皆靡。秦王乃一擊缶，酒罷，秦終不能有加於趙。（柔廉頗）頗以相如位出己上，曰，我見必辱之，相如聞之，每朝，常稱病，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爲恥。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相如雖鷺，豈畏廉將軍哉？願吾念之，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相鬥，勢不俱全，吾

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念而後私仇也，頗聞之，肉袒負荆，至門謝罪，遂爲刎頸交。

辭嚴義正，賁相如不使舍人懷壁而逃一段，尤見坦落痛快，筆鋒銳利，相如在九泉有知亦將無辭以對，王文短篇中俱見精警。

第十二節 歸有光

歸有光字熙甫，崑山人，九歲能文，弱冠通經史諸書，師事同邑魏校，累試不第，徙居嘉定安亭江上，讀書授徒，人稱震川先生。晚成進士；授長興縣，大學士；高拱趙貞吉，雅知有光，引爲南京太僕丞，留掌內閣制房敕，修世宗實錄，卒於官，著有震川文集三十卷，三吳水利錄四卷。錄：

先妣事略（事略非指一事而言，凡生平大概皆具，故與雜記中書某人事者不同。）先妣周孺人，弘治元年二月十一日生，年十六來歸，踰年生女淑靜，淑靜者大姊也，期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殤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踰年生有尚姪十二月，逾年生淑順，一歲又生有功，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數顰蹙願諸

婢曰，吾爲多子苦，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曰，飲此後姪不數矣，孺人舉之盡，噤不能言，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諸兒見家人泣，則隨之泫然，猶以爲母癡也，傷哉！於是家人延畫工畫，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畫有光，鼻以下畫大姊，以二子肖母也，孺人諱桂，外曾祖諱明，外祖諱行，太學生母何氏，世居吳家橋，去縣城東南三十里，由千墩浦而南，直橋並小港以東，居人環聚，盡周氏也，外祖與其三兄皆以資雄，敦尚簡實，與人如媿說村中語，兒子弟甥姪無不愛，孺人之吳家橋則治木縣，入城則緝繹，燈火熒熒，每至夜分，外祖不二日使人問遺，孺人憂不米，鹽乃勞苦若不謀夕，冬月釺火券屑，使婢子爲團累累暴階下，室靡棄物，家無閒人，兒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紉綴不輟，戶內灑然，遇僮奴有恩，雖至箠楚，皆不忍有後言，吳家橋歲致魚蟹餅餌，率人人得食，家中人聞吳家橋人至，皆喜，有光七歲，與從兄有嘉入學，每陰風細雨，從兄輒留，有光意戀戀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覺寢，促有光磨誦孝經，卽熟讀無一字齟齬，乃喜，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卒，周氏家有羊狗之痢，舅母卒，四姨歸顧氏又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與二舅存，孺人死十一年，大姊歸王三接，孺人所許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補學官弟子，

十六年而有婦，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撫愛之，益念孺人，中夜與其婦泣，追惟一二，彷彿如昨，餘則茫然矣，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痛哉。

(周孺人)太學生行女。(弘治)孝宗年號。(期)周年也。(殤)未成人喪也。(不育)生而旋死也。(嗆)失聲不能言也。(正德)武宗年號。(媿媿)和好貌。(緝績)績也。(縶)練其麻曰縶。(齟齬)不合也。(羊狗之痾)前漢書五行志推論災異，有曰及六畜，謂之痾，言其著也，及人，謂之痾，痾，病貌，言寢深也，按文中云羊狗之痾，言羊狗之既及於人也，大約與近日鼠疫事相類。(王三接)官至河東都轉運使。

文章之佳，不在辭藻麗密，而在曲達人情而有普遍性，能令讀者不啻若自其口出，有光一代文豪，所著文多矣，吾獨取此篇者，以其字字皆出至性至情，不虛飾，不文過，句句實錄，乃是難得。有明一代文藝無甚特立處，只要摹古神似，亦有足多，有光於摹古之餘，筆力獨露紙背，自足千古。

第十三節 艾南英

艾南英字千子，東鄉人，天啓間，舉於鄉，對策力誣魏璫，後入閩，唐王召見，陳十可憂疏，授兵部主事，改御史，卒於官。錄：

踏花篇序

踏花篇者，黃岡王孟侯居桃花源所得詩，因以名篇也。予至武陵，去桃源不百里，而未嘗有遊觀之志，夫神仙之說，誠不知其有無，即使有之，然所貴於神仙者，以其淡泊無累，異於常人，使得一邱一壑而守之，若姜田宅長子孫之計，其貪且愚若此，則亦與庸人何異？

今夫庸人得一廛以終老，願世世無失，人未有過而問焉者也，而獨浮慕於貪且愚之神仙，何歟？

或曰，其得名不以神仙，而以山川窅深，可以避世，則今之窮山僻塢，其人鳥言獸面，不通商賈，不知鹽醴者何限？誠得是也，而種植其間，皆桃源也，嗚呼得吾說而存之，桃源猶諸山也，亦何必以未至爲戚哉？乃孟侯之詩，其於是山不一而足，且以名其篇，孟侯家世儒顯，棄妻子婚宦不事，獨來窮山中，豈神仙之說惑之耶？抑有大不得已者存，故託而逃焉也？

夫是以靖節之文而重非以桃源重也，則謂以孟侯重桃源可矣。

予獨怪世之爲文者，不知六籍子史之大；而侈花草蟲魚爲高逸，雖名山水，亦反以其人其文而污，後爲斯遊者，其慎之哉。

(黃岡)今湖北黃岡縣。(桃源)桃源山，在湖南桃源縣南，山之西南，有桃源洞。(武陵)今湖南常德縣，桃源縣在其西，相距八十里。(廛)市宅也。(塢)山阿也。(窾)幽深也。(靖節)卽陶潛也。(六籍)六經也。

南英文短簡精純，極盡曲折轉環之妙。

第十四節 張浦

張浦字天如，太倉人，與同里張采齊名，崇禎四年，第進士，改庶吉士，以葬親乞假歸，讀書不復出，集四方名士，倡復社以繼「東林」，聲勢大盛，執政惡黨人，幾得禍，年四十卒，著有史論等書。錄：

五人墓碑記（墓在今江蘇吳縣虎邱山塘。凡碑後之無韻語者，卽碑記也。然古無此稱，第謂之碑而已，後人始有碑記之名，亦有名爲牌記，而後復係以詩銘者，此變

體也。）

五人者蓋嘗寥洲周公之被逮，激於義而死焉者也。至於今，郡之賢士大夫，請於當道，即除魏闈廢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於其墓之門，以旌其所爲，嗚呼亦盛矣哉。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爲時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沒不足道者，亦已衆矣，况草野之無聞者歟，獨五人之激歟何也！

予猶記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爲士先者，爲之聲義，歛貲財以送其行，哭聲震動天地，繞騎按劍而前，問誰爲哀者，衆不能堪，扶而仆之，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爲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吳之民方痛心焉，於是乘其厲聲以呵，則譟而相逐，中丞匿於溷藩以兔，旣而以吳民之亂，請於朝按誅五人，曰顏佩章，楊念如，馬杰，沈楊，周文元卽今之僂然在墓者也。然五人之嘗刑也，意氣揚揚，呼中丞之名而罵之，斃笑以死，斷頭置城上，顏色不少變，有賢士大夫發五十金，買五人之脮而函之，卒與屍合，故今之墓中，全乎爲五人也。

嗟夫大閭之亂，紳縉而能不異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而五人生於編伍之間，

素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且矯詔紛出，鉤黨之捕，徧於天下，卒以吾郡發憤一擊，不敢復有株治，大閹亦遂巡畏義，非常之謀，難於猝發，待聖人之出，而投繯道路，不可謂非五人之力也。

由是觀之，則今之高爵顯位，一旦抵罪，或脫身以逃，不能容於遠近，而又有鬻髮杜門，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賤行，視五人之死，輕重固何如哉？

是以蓼洲周公忠義暴於朝廷，贈諡美顯，榮於身後，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於大隄之上，凡四方之士，無有不過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

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領，以老於戶牖之下，則盡其天年，人皆得以隸使之，安能屈豪傑之流，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悲哉。

故予與同社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爲之記，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於社稷也，賢士大夫者，罔卿因之吳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長姚公也。

(蓼洲周公) 周順昌，字景文，蓼洲其號也，吳縣人，萬曆癸丑進士，天啓中，歷官吏部文選司郎中，乞假歸，魏大中被逮，道吳門，順昌出錢，與同臥起，並於旂尉前語侵忠賢，旂尉歸告，因被逮，殺之獄中。(魏闈廢祠) 魏闈，

指魏忠賢，毛一鷺爲建生祠於虎邱山塘，名普惠祠。（皦皦）光明不滅貌。（丁卯）熹宗天啟七年。（吾社）指復社。（行爲士先）行誼高出於士者。（聲義）聲揚其義也。（緹騎）後漢書百官志執金吾，緹騎二百人，緹騎，謂赤衣馬隊也，執金吾，官名，主擒姦執猾，故後世逮治犯人之官役，均稱緹騎，明錦衣衛校尉，掌逮捕職官罪犯也。（扶）撻也。（大中丞）巡撫也。漢御史大夫有兩丞，一曰御史丞，一曰中丞，明時命副都御史，或僉都御史，出任巡撫，故云。（魏之私人）巡撫毛一鷺，忠賢黨。（涸藩）厠也，晉書左思傳門庭藩溷，皆著紙筆。（傑）同傑，六書統馮高衆立貌。（脰）項也。（函）封合也。謂以線縫之，使頸皮相接也。（生於編伍之間）佩章等皆市人，文元，則順昌與隸也，編伍，謂平民編入戶口冊者。（矯詔）言魏閹僞託天子之詔以逮人。（鉤黨）謂相牽引爲同黨也。後漢書靈帝紀詔州郡，大舉鉤黨。（株治）謂株連而逮治也。（非常之謀）謂篡竊也，熹宗崩，遺詔以弟信王嗣位，霍呈秀與魏忠賢密謀久之，或云忠賢欲篡位，呈秀以時未可止之也。（聖人）指莊烈帝。（纒投）莊烈帝卽位，安置忠賢於鳳陽，行至直隸阜城，與李朝欽皆

賜死。(今之高爵顯位六句)寫閹黨敗後之情況，明史莊烈帝紀二年正月，定

逆案，自崔旱秀以下，凡六等。(贈諡)莊烈帝即位，贈順昌太常卿，官其一

子，復以瞿式耜訟諸臣冤，詔譴忠介，(扼腕)撫手歎惜之狀，(問卿)(周書)

「穆王命伯問爲太僕正，」後世因借稱太僕爲問卿。(因之吳公)名默，吳江

人，萬歷時，官太僕少卿。(文起文公)名震孟，詳見邢布衣傳小傳。(孟長

姚公)名希孟。震孟之甥也，萬歷進士，與震孟同持清義，爲閹黨所排。

張浦文段落清楚，筆勢亦流暢，迴環婉約，妙若行雲，此文棠十齡時，塾師教以成誦，

迄今二十餘載，猶曆歷在目，其感人之深如此，疏蕩之處，可與東坡比肩。

明代文學散文詩皆標榜古調，匪獨欲恢復宋唐之古，尙欲追「復秦漢之古」於是有所謂

前七才子者即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邊贊，康海，五九思，王廷相是也；有所謂後七才

子者，李攀龍，王世貞，謝榛，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是也，有所謂前五子者，後

七才子去李王二人是也；又有所謂後五子廣五子，續五子，末五子者，皆以近宗唐宋，遠追

漢秦，其間袖領人物，爲李夢陽，何景明，李攀龍，王世貞四人。

詩體如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稱臺閣體就中以士奇爲最。袁中郎稱公安體，鐘惺譚元春稱竟陵體。

黨社，如張浦之復社，陳子龍之幾社，艾南英之豫章社。皆以文章氣節相號召。

第十編
明

第四十六章 明代之傳奇

明代文學，詩文以外，尙有傳奇亦頗發達，其體由雜劇脫化而出，表面上與元雜劇迥異，元雜劇折數限於四，明傳奇則常數十折不等；元雜劇韻調各折僅以一貫爲限，明傳奇則屢易韻；元雜劇唱只一人，明傳奇則凡登場者皆可唱，元雜劇常帶楔子，明傳奇則否，惟第一齣戲曰開場或開門以說明全篇大意。此傳奇演進之程序也。明代傳奇以高明則誠之琵琶記爲最有名，次如寧獻王朱權之荆釵記，徐岷之殺狗記，施惠之拜月亭，一稱幽閨記，亦有聲。中葉中有臨川四夢，即牡丹亭，（一名還魂記）南柯記，邯鄲記與荆釵記，四種，至阮大
臧之燕子箋，秦儂謎，雙金榜，牟尼合，忠孝環，集劇場之大成，亦佳。

明代傳奇今存者雖有二三百種之多，其足稱者，亦僅上列數種，雖折數韻調登場人物與雜劇懸殊，實則仍傳元季衣鉢，然則謂之爲明代傳奇，無寧謂之爲元之雜劇也。故本章不加詳說矣。

第十編
明

第四十七章 明代之小說，詞及其他

小說有施耐菴（或曰羅貫中所錄）之水滸傳，叙梁山泊英雄故事，其本子有百回者作爲天都外臣，百二十回本或爲楊定見所作，今七十一回本，清金人瑞所刪定者，羅貫中之三國演義，今傳之百二十回本，爲清人毛宗崗所改定。吳承恩之西遊記，及無名氏之封神演義，世貞之金瓶梅，楊慎之二十一史彈詞等名目繁多，不及備載，此類書，二十年前，尙爲士大夫所不齒，自白話文發達後，一般唱新文藝者乃以之並入紅樓夢石頭記等奉爲不祧之祖，平心而論，文學以情感爲主，不宜有白話文言之成見，致推損過實也。至若詞則剩水殘山難期於大，信乎劉禮仁詞釋所謂明非不欲勝前人，而中實枵然取給而已，於神味處全未夢見是也。

他如一代巨制永樂大典，都二萬四千九百，卷影響於後代文學者頗巨。

第十編
明

第十一編 清文學

第四十八章 清代文學背景

清以滿洲入主中華，知漢人之不可以驟然高壓也，於是乃用利用政策，當攝政睿親王入關之初，（一）禁兵士入民家，（二）爲崇禎帝后發喪，（三）葬殉難太監王承恩於思陵旁，以旌其忠，（四）命在京各官員以原官同滿官一體辦事，（五）命文臣衣冠暫從明制，（六）錄用廢員，徵辟名士，（七）減免大兵經過錢糧，收養窮民無告者，（八）選各省府州縣學生員之文行兼優者入太學肄業，（九）增加鄉試會試次數，其未附地方生員舉人來投試者準其一體應試，故國體雖變，而文字悉仍明舊；清代文學銷沉淪沒於附庸而莫蔚成大國者，其原蓋自此始也。迨順治二年六月下薙髮之令，有不從者殺無赦，殺明室諸王及宗室，興科場諸獄，是時明室遺民反抗清廷者多，隱學者倡導，一般諸生附和之，於是義兵雲起，其首領皆係文人，擁立魯王之張國維，錢樂，張煌言；擁立唐王之黃道周，擁立桂王之瞿式耜，陳子壯，張家玉等皆學者也，故世祖深惡文人。順治九年會試大學士范文程彈劾第一名進士南海程可則文理荒謬，首篇尤悖戾經註，有旨可則除名，主考學士胡統虞降三級，成克鞏降一級，同考官左敬祖等奪俸有差，十四年十月御史任克溥上書，糾本年北關多通關節，詔下同考

官張我樸，李振鄴，蔡元禧，陸貽吉，項紹芳，舉人田相，鄔作霖等於獄，殺之。家產籍沒，父母兄弟妻子流徙尙陽堡牽連被禍者數百人，皆南土也，給事中陰應節希旨，參奏江南主考方猶，錢開宗等舞弊，詔逮獻與開宗，處斬。同考官葉楚槐等十八人處絞，妻子家產籍沒入官，舉人方域等十四人文理不通，俱革去舉人，舉人方章鉞等八人俱革去，舉人，賁四十七，二月，禮部磨勘丁酉科鄉試硃卷，劾奏章式各官，逮河南山東山西考官治罪，又以御史不彈劾爲失職俱下獄免死，流徙尙陽堡。

此處有可注意者三(1)文人多從事政治活動，故文學衰微，此其一。(2)程可則之除名，由於悖戾經註，可爲清代復古之証，此其二。(3)關節舞弊之獄考官之牽連被禍竟達數百人，天下士爲之寒心，文學亦因之不振，此其三。自是以後有名之文字獄迭興。始則有莊廷鑑明史獄，繼則沈天甫之詩集獄，世人直以文學爲畏途，相索而改徒別業矣。雖康熙十七年詔舉博學鴻儒備顧問著作之選。次年三月集諸被舉者一百四十三人於體仁閣，試以賦詩，又召內閣翰林等官九十三員宴於乾清宮，特敕笑語無禁，然惴惴不安之象，仍籠罩於士子腦海中，曆二百年而不息。

康熙五十二年編修桐城藏名世南山集之獄起，同邑方苞亦罹禍。

雍正時汪景祺以「皇帝揮毫不值錢」之句被戮。查嗣庭典試江西以「維民所止」題指爲係取雍正二字去其首，斃之於獄，戮其屍。陸生楨以細書通鑑論十七篇有抗憤不平語，被殺。謝濟世以註釋大學有毀謗程意，罰充當軍中苦差。徐駿以「清風不識字，何得亂翻書」之句指爲譏訕，命正法。呂留良以「清風雖細難吹我，明月何嘗不照人」之句被戮屍。

乾隆朝禮部侍郎世臣以「霜侵髮朽歎窮途」，「秋色招人懶上朝」降詔切責；內閣學士胡中藻以所出試題有「乾三爻不象龍」之句指爲龍與乾隆之隆同音，逮下獄棄市。段昌緒，司存存，司淑信以收存環點吳三桂檄論斬；彭家屏以族譜取名大彭新記指爲類似國號，賜自盡，子傳笏論斬；齊國華以所刻書語涉忌諱詔磔。王錫侯著字貫第一本序文後凡例，開列清聖祖世宗廟諱，指爲大逆，逮至京與子若孫七人俱論斬。

徐述夔著一柱樓詩，有「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謂其有與明去清，詔戮屠，其子若孫及列名校對俱擬斬。沈德潛以詠黑牡丹詩云「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以爲有意誹謗，命剖其棺。尹嘉銓有「爲帝者師」之句指爲目無君上，命處絞。程明禛爲鄭友清生日壽文，有「紹芳澤於湖北，創大業於河南」之句照大逆律交遲處死，弟明珠擬斬。方芬以著浣詩亭

中有「亂剝有身隨俗隱，問誰壯志足澄清」之句，時方芬已死，其子國泰從寬杖一百，徒三年，廣東韶州丹霞寺僧濟歸以所著偏行彙集，寺僧死者五百餘人，其餘類此而死不可勝數，乾隆三十九年八月諭兩江浙閩兩廣各省督撫遴選委員檢查存書之家，至四十七年，據兵部所報天下銷燬之書共二十四次，五百三十八種，凡一萬三千八百六十三部，於是遺老之著述，有關前朝遺書之紀載，或墮懷故國之詩文集，又付一炬矣。故自順康雍乾四朝幾於無歲不與文字獄，而文士處此世局，焉敢暢詠所懷，以自致禍，故有清二百年之文學實較任何朝代爲劣，學者之大部分功作，均移入考據，以爲自遺藏身之具，流風所播，迄民國猶未衰。

清代考據家，清初如崑山顧炎武亭林（著音樂五書等），太原閻若璩百詩（著僞古文尚書考等），胡渭臚明（著易圖明辨等），顧祖禹景范（著讀史方輿紀要等），毛奇齡大可（春秋毛氏傳等）姚際恒（古文尚書），黃宗羲黎洲（著明儒學案等），萬斯同李野（著學禮質疑等），梅文鼎定九（今傳有梅氏叢書輯要）。

乾嘉之際如婺源江永（古韻標準等），全祖望江山（校水經註），惠棟定宇（著九經大義等）江聲淑讀（尚書集注音疏等），余蕭客仲林（古經解鈎沈等），王鳴盛鳳喈（著尚書後案等）錢大昕竹汀（二十二史考異等）戴震東原（聲韻考等），紀昀陸嵐（四庫總目提要

等) 王昶述菴 (全石萃編等) , 朱筠竹君 (與四庫全書纂修事) , 畢沅秋帆 (墨子校注等) , 盧文弨紫齋 (羣書拾補等) , 任大椿 (小學鉤沈等) , 章學誠實齋 (文史通校通義等) , 崔述東壁 (考信錄及讀風偶識等) , 段玉裁若膺 (說文解字注) , 王念孫懷祖 (讀書雜誌等) , 汪中容甫 (述學等) , 錢坫獻之 (史記注等) , 孔廣森象仲 (著詩聲類) , 孫星衍訥如 (平津館金石萃編等) , 張惠言皋文 (說文諧聲譜等) , 焦循里堂 (論語通釋等) , 王引之伯申 (經傳釋詞經義述聞等) , 阮元雲台 (十三經注外校勘記等) 。

道光以後，如俞樾曲園古書疑義舉例等，王國維靜安 (著觀堂樂林等) ，戴望子高 (管子校正等) ，王先謙益吾 (漢書補注等) ，孫貽讓仲容 (星子問訟等) ，劉復先師半農 (四聲譜等) 其間最負盛名者惟顧炎武，閻若據，戴震，段玉裁，王念孫阮元王引元之王念孫俞樾孫貽讓王靜安劉半農師 (十數人而已) 。

考校之外則從事於理學，就中以孫奇逢，處峰之周易大旨等，李顥，二曲之四書反身錄，王夫之船山 (今傳有船山遺書) 李光地厚菴之周易折中，顏元習齋之存學編，存治編，存人編，存性編，李璠恕公之周易傳注，王源崑繩之易傳辨論等而為最有名，以言文學，則足稱者甚微矣。

第四十九章 清代文學總述

清代自順康雍乾厲行文字獄以後，文士索多匿跡銷聲，思想束縛，於斯爲烈。職是之故，清代文學遂日益萎靡不振，兼以政府取士專用八股，其詩賦一道亦不過偶爾點綴，因處處忌諱，故下筆輒感不自由，好詩歌即無從出。吾人叙述清代文學至此乃大感困難，惟探中取有，略述所見耳。

清代散文清初有侯方域，魏禧，汪琬等，其後分二派：一桐城，二陽湖，桐城派開山老祖，爲桐城方苞，方氏唱五「不可入」主義：（1）爲文不可入語錄中語，（2）不可入魏晉六朝人藻麗排語，（3）不可入漢賦中板重字法（4）不可入詩歌中舊語，（5）不可入南北史佻巧語。於時和之者有劉大魁，姚鼐，管同，梅曾亮，方東樹，曾國藩，張裕釗，吳汝綸，薛福成。陽湖派有恽敬，張惠言。

詩有錢謙益，吳偉業，施閏章，宋琬，王士禛，趙執信，沈德潛，袁枚，蔣士銓，趙翼，乾嘉之際，有王景仁，洪亮吉，號稱吳中七子者爲王鳴盛，王昶，錢大昕，曹仁虎，黃文運，趙文始，吳泰來，稱嶺南四家者爲黎簡，張錦芳，黃丹書，呂堅，其後有鄭珍，金和，

黃遠憲，王國闔。

詞有朱彝尊，曹溶，李年，沈懋日，李符，王士禛，納蘭德性，陳維崧，吳藻，曹貞吉，吳綺，張惠言，蔣春言，周之琦，戈載，譚廷獻，王鵬運。

戲曲傳奇有李漁，孔尚任，洪昇，蔣士銓，李玉，楊潮觀，萬樹，黃憲清，袁于令，吳炳，吳偉業，尤侗。

小說有夏敬渠，董解元，金人瑞，曹霏，魏子安，陳球，俞遂，韓子雲，文康，石玉龍，吳敬梓，李汝珍，李贛嘉，沃堯，劉鶚，曾樸。其他文士不可勝記，要皆以模仿爲的，鶴無可尙已。

第五十章 清代文藝作家

第一節 侯方域

侯方域字朝宗，號雪苑，河南商丘人，生於明萬曆四十六年，順治十一年卒，年三十七，著有壯悔堂全集。錄：

與孫生書。

城附白，孫生足下，比見文二首，益復奇宕有英氣，甚喜。亦數欲有言以答足下之意，而自審無所得，又甚愧。

僕嘗聞馬有振鬣長鳴，而萬馬皆瘖者，其駿邁之氣空之也，雖然，有天機焉，若滅若沒，放之不知其千里，息焉則止於閑，非是則踢噉之，且泛駕矣。吾寧知泛駕焉之果愈於凡羣耶，此昔人之善言馬，有不止於馬者，僕以爲文亦宜然。

文之所貴者氣也，然必以神樸而思潔者御之，斯無浮漫鹵莽之失，此非多讀書，未易見也，卽讀書而矜且負，亦不能見，倘識者所謂道力者耶，惟道爲有力，足下勉矣。足下方年少，有餘於力，而虛名無所得如僕，猶不憚數問，豈矜與負者哉。然

則以其求之於僕者，而益誠求之於古人，無患乎文之不日進也。

嗚呼！果年少有餘於力，而又心不自滿，以誠求之，其可爲者，將獨文乎哉，足下殆自此遠矣。

（齶）音獵，馬領上毛也，（瘡）音陰，口不能言也，俗謂之啞，（閑）馬闌也，謂養馬之所，（泛駕）覆駕也，謂馬有逸氣而不循軌轍也，漢書夫泛駕之馬，斲弛之士，亦在遇之而已，（浮漫）浮薄散漫也，（鹵莽）粗率也，鹵音魯，（道力）謂求道者所應致力之處也，（自滿）驕盈自足也。

人稱方域文機旺神流，深入昌黎之室，而詭邁之趣，又得力於莊子，余謂方域文空虛有氣勢，得之孟子爲多。孟子文多主客問答之辭，而又長於譬喻，方域雖未入室蓋升堂矣。王士禛曰「近日論古文率推朝宗，遠近無異詞」，亦可見時士推仰之至矣。清初古文家方域而外若魏禧，汪堯，姜宸英，即長蘅等皆以所長爲一世冠。

第二節 魏禧

魏禧字叔子於生，明天啟七年，一字冰叔，江西，寧都人，甲申之變，謀從曾應遴起兵不果

，入清隱居翠微峰，專肆力於古文。時李騰蛟，彭士望，邱維屏，林時益，彭任；曾燦節皆依之，並與兄祥，弟禮，世稱易堂九子。康熙十七年，詔舉博學鴻儒不就，康熙十九年卒年五十七，著有左傳經世，叔子集行世。爲文悲壯激昂有志恢復漢室之概。

第二節 汪琬

汪琬生明啟禎四年，字茗文，號鈍菴，學者稱堯峯先生，江蘇長洲人，順治十二年進士，撰史稿百七十五篇，康熙二十九年卒，年六十七所著有鈍翁前後類稿續稿等，堯峯詩文集，文宗韓歐，惜拘於法度，轉板滯耳。

第四節 姜宸英

姜宸英，生於明崇禎元年卒於清康熙三十八年，字西溟，一字湛園，浙江慈谿人，修明使，一統志，年七十登進士，順天鄉試冤死獄中，著有江防總論，海防總論湛園集等。爲文在醇肆之間。

第五節 邵長衡

邵長衡生於明崇禎十年，字子湖，自號青門山人，江蘇武進人，與汪琬，朱彝尊等友善。康熙四十三年卒，年六十八。所著有青門集，「文章似柳子厚」（汪琬評）蓋「荆川以後一人」（王士禛評）而已。

第六節 方苞

方苞字靈皋，生康熙七年，學者稱望溪先生，先世居桐城，康熙四十五年進士，五十年以南山集獄牽連論斬，李光地力救得免，隸旗籍，特命入南書房，六十一年爲武英殿修書總裁，雍正元年赦，歸籍，十一年擢內閣學士以足疾辭，尋充一統志總裁，乾隆十四年卒，年八十二，所著有方望溪全集。錄：

弟椒塗墓誌銘

載方望溪集

吾弟旣歿且十年，吾與兄奔走四方，尙不能爲得一邱之士。而兄亦以憂勞致疾，卒於辛巳之臘年春，始卜葬於泉井之西原，而以弟附焉。

自乙卯以前，吾父處居棠村，弟始孩，依母及羣姊，而余依兄。戊午後，兄侍王父

于蕪湖，而弟復依余。自遷金陵，弟與兄并女兄弟數人，皆瘡痍，數歲不瘳，而貧無衣。有壞木委西階下，每冬月，候曦光過檐下，輒大喜相呼，列坐木上。漸移就墮至東牆下，日西夕，牽連入室，意常慘然。兄赴蕪湖之後，家益困，旬月中，屢不再食。或得果餌，弟託言不嗜，必使余啖之。時家無僮僕，特室在竹圃西偏，遠於內，余以弟讀書其中，每薄暮，風聲蕭然，則顧影自恐。按時弟必來視余，或弟坐此，余治他事，閒忘之矣。

弟性警敏，雞鳴入市購米薪，日中治家事，客至佐吾母供酒醬，日入誦書，夜參半不寐。體素羸，吾與兄數止之不得，竊恨焉。果用此致疾。

方弟之存，家雖貧，父母起居寢食毫髮以上，弟皆在視得其節。弟歿，吾與兄勤志之，輒復遺忘。吾父喜交遊，與諸公夜飲，或漏盡乃歸，旬月中閒者僅三數日耳；弟恆令家人就寢，而已獨候門。及余繼之，則因不支矣。

弟疾起於丁卯之冬，時余與兄避難吳中，弟偕行，咯血隱而不言，血氣遂大耗。其卒也，以齒牙之疾，蓋體羸不能服藥也。先卒之數日，余心氣悸動，父命避居野寺。弟彌留及夢中，呼余不已。嗚呼！昔人之常致死以勤禮，余未有疾而廢焉，悔

與痛有終極邪？

弟初名棠君，後更名林，字椒塗。卒於康熙庚午三月初四日，年二十有一。銘曰：天之於吾弟，吾兄酷矣！使弟與兄死，而余獨生，於余更酷矣！死而無知則已；其有知，弟與兄痛余之無依，母視余之自痛而更酷邪？

（乙卯）爲康熙十四年，即公元一六七五年。（戊午）爲康熙十七年，（蕪湖）即今安徽蕪湖縣。

（丁卯）爲康熙二十六年。

（庚午）爲康熙二十九年。

望溪論文以義法爲主，桐城派之始祖也，嘗曰：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介韓歐之間，自後桐城派紹述其說，因唱文以見道，於是桐城派之文乃入於宋儒理學之蹊徑而規矩束縛，則又甚焉。

第六節 劉大魁

劉大魁字才甫，桐城人，方苞嘗稱道之，由是知名。學者稱海峯先生。錄：

標碧軒記

吾父讀書於居室之東偏，右樹以桐，左植以蕉，吾父兀坐其間，几席衣袂皆爲空青結綠之色，因命之曰縹碧軒。

已而吾父得足疾，羸處者二年，疾稍愈，間至其中，則向之所植蕉，皆已蕩爲清風，而桐惟一樹存焉，笑曰是惡觀所謂縹碧者乎，雖然學以致其道，而聞道者未見其人，求安之心害之也，吾分之所當爲，吾求而不得，則雖高堂邃室，層臺曲沼，其亦何裨？求而得之，則雖在蒼煙白露之中，皆以縹碧視之可也，奚必區區於是哉。言既畢，叔子大憊退而爲之記。

〔几席〕古時無椅案，置於席上，倦則憑之，〔羸〕羸也，〔縹碧〕言流動之碧色也，〔邃〕深遠也，

第七節 姚鼐

姚鼐字姬傳，生雍正九年，卒嘉慶二十年，一字夢穀，桐城人，以刑部郎中，告歸，主講鍾山書院，卒年八十五，著有抱惜軒全集，古文辭彙纂等書，錄：

登泰山記

泰山之陽，汶水西流，其陰，濟水東流。陽谷皆入汶，陰谷皆入濟，當其南北分者

○古長城也。最高日觀峯在長城南十五里。

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師乘風雪，歷齊河長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長城之限，至於泰安。是月丁未，與知府朱孝純子頴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砌石爲磴，其級七千有餘。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繞泰安城下，郛莒元所謂環水也。余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嶺，復循西谷，遂至其巔。古時登山，循東谷入，道有天門，東谷者，古謂之天門谿水，余所不至也。今所經中嶺，及山巔，崖限當道者，世皆謂之天門云。道中迷霧冰滑，崎嶇不可登。及既上，蒼山負雪，明燭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徠如畫，而半山居霧若帶然。

戊申晦五鼓，與子頴坐日觀亭，待日出。大風揚積雪擊面，亭東自足下皆雲漫，稍見雪中白若蒲擗數十立者，山也。極天雲一綫異色，須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紅光，動搖承之。或曰：「此東海也。」迴視日觀以西峯，或得日或否，絳暎駭色，而皆若僂。

亭西有岱祠，又有碧霞元君祠，皇帝行宮在盤霞元君祠東。是日觀道中石刻，自唐顯慶以來，其遠古刻盡漫失。僻不當道者，皆不及往。山多石少土，石蒼黑色，多平

方，少園。少雜樹，多松，生石罅，皆平頂，冰雪無濕水，無鳥獸音跡，至日觀數里內無樹，而雪與人齊。桐城姚鼐記。

〔汶水〕，源出山東萊蕪縣原山之陽；經泰安縣東，西流至汶上縣入運河。（濟水），源出河南濟原縣西王屋山，東流至山東，與黃河平行入海；今其下游爲黃河，大清河，小清河所佔。（古長城），在山東肥城縣西北平，陰縣東北。管子：「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日觀峰），在泰山頂，遊者可於此望東海日出奇景。（齊河），長清；並縣名，屬今山東齊南道。（泰安），今齊有首泰安縣。（朱孝純），字子穎，號海愚，清歷成人；能畫，詩力雄放，有寶扇樓詩集。（鄆道元），字善長，北魏范陽人；著有水經注四十卷。（徂徠），山名；在泰安縣東南四十里。（桴蒲），濱繁露：「今世蜀地組綬，其文有兩尾尖削，而中間寬廣者，既不象花，亦非禽獸，乃遂名桴蒲。」（晴）、音昊，白也。（岱祠）、泰山神祠。（碧霞元君祠）、在泰山絕頂。宋真宗東封，構昭應祠，祀天仙玉女碧霞元君。乾隆五年，祠燬於火，六年重建。（顯慶）、唐高宗年號。

姚姬傳，嘗受古文法於劉大魁，於是言古文法者，乃曰「天下文章盡在桐城矣，」（周壽昌語）其徒剽開，（字方來，號孟堅，桐城人）姚椿，（字春木，婁縣人）梅曾亮（字伯言，上元人）管同（字異之，上元人）承其學，皆有聲。

第八節 曾國藩

曾國藩字伯涵，號滌笙，清湖鄉人，生嘉慶十六年，卒同治十一年，以平洪秀全，有功於清廷，官至大學士，卒諡文正。選經史百家雜鈔，有文集四卷，錄：

聖哲畫像記

國藩志學不早。中歲側身朝列，竊窺陳編，稍涉先聖昔賢魁儒長者之緒，驚緩多病，百無一成，軍旅馳驅，益以蕪廢，喪亂未平，而吾年將五十矣。往者，吾讀班固藝文志，及馬氏經籍考，見其所列書目，叢雜猥多，作者姓氏，至於不可勝數，或昭昭如日月，或湮沒而無聞，及爲文淵閣直閣校理，每歲二月，侍從宣宗皇帝入閣，得觀四庫全書，其富過於前代所藏遠甚，而存目之書數十萬卷，尙不在此列，嗚呼，何其多也，雖有生知之資，累世不能竟其業，況其下焉者乎，故書籍之浩浩，著述者之衆，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盡飲也，要在慎擇焉而已，余旣自度其不逮

，乃擇古今聖哲三十餘人，命兒子紀澤，圖其遺像，都爲一卷，藏之家塾，後嗣有志讀書，取足於此，不必廣心博覽，而斯文之傳，莫大乎是矣，昔在漢世，若武梁祠、魯靈光殿，皆圖畫偉人事蹟，而列女傳亦有畫像，感發興起，由來已舊，習其器矣，進而索其神，通其微，合其漢，心誠求之，仁遠乎哉。

〔志學〕求學之志也，〔論語〕吾十有五，而志於學，〔陳編〕古人書籍也，〔緒〕言論也。〔軍旅馳驅〕言於軍營中供奔走也，〔文正〕嘗督練湘軍，故云，〔班固〕固字孟堅，班彪之子，漢武帝時，典校秘書，著有前漢書，藝文志，書中十志之一也。〔馬氏句〕馬端臨，字貴與，宋樂平人，宋亡，隱居不仕，教授鄉里，著有文獻通考，爲九通中之一種。〔文淵閣〕藏書之所也，清因明制，於京師紫禁城東南隅建文淵閣，藏四庫全書，〔校理〕官名，掌校勘書籍事，以翰林官充之。〔宣宗〕名旻寧，清道光帝也，在位二十九年，〔四庫全書〕內包任經史子集。

〔生知之資〕不學而知之天資也，〔論語〕生而知之者，上也，〔聖哲三十餘人〕聖哲，猶聖賢也，三十餘人爲堯、舜、禹、湯、文、周、孔、孟、左邱明、莊周、司馬遷、班固、諸葛亮、陸贄、范仲淹、司馬光、周惇頤、程頤、程灝、

朱熹、張載、韓愈、柳宗元、歐陽修、曾鞏、李白、杜甫、蘇軾、黃庭堅、許慎、鄭玄、杜佑、馬端臨、顧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孫、(紀澤)夔爵，官至兵部侍郎，光緒八年，使俄，定伊犁界，還卒，謚惠敏，(武梁祠)在今山東嘉祥縣武宅山，祠當漢從事武班墓前，有石室，四壁刻古帝王忠臣義士孝子賢婦像，各以小字識其旁，(魯靈光殿)漢景帝子恭王，好治宮室，因魯僖基兆而營焉，遭漢中微西京諸殿，皆見隳壞，惟靈光殿獨存，見(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序)其遺址嘗在山東曲阜縣東。

姚鼐之古文辭彙纂，與曾國藩之經史百家雜鈔治桐城文者奉之爲矩律，究姚曾二氏之選，亦自不惡，可繼蕭統文選之後，其徒吳敏樹(字南屏，湖南巴陵人)，劉裕釗(字廉卿，武昌人)，黎庶昌(字純甫，貴州遵義人)。吳汝倫(字肇甫，桐城人)，最有聲，姚曾徒屬滿天下，桐城之文能自成一派，有由然矣。

桐城派古文外，尙有駢文家，在清初有陳其年、吳綺字函次，號聽翁江都人，乾嘉之際有胡天游，字稚威，山陰人，袁枚字子才柔號簡齋，又號隨園，錢塘人，洪亮吉字稚存，陽湖人，就中以洪亮吉爲最。他如紀昀號曉嵐河間人，其四庫全書進呈表，與胡天游一統志表，

枚與蔣荅生書，皆駢文中卓卓者。然駢文之聲譽卒不及桐城派古文者，後起無人，不足發揮而光大之也。此外反桐城者。爲楊湖派，此派以惲敬爲首，敬字子居，陽湖人，與友人張惠言，初治考據駢儷之學，後棄而爲古文，與桐城相對峙。與惲敬共壁壘者有張惠言，字皋文，江蘇武進人，乾隆五十二年，舉於鄉試禮部，嘉慶四年始成進士，卒年四十二，著有周易虞氏頗多新義，然卒不克與桐城並駕齊驅者，亦同坐駢文之弊，後起者不克負荷也。桐城派文章，直傳至清末戊戌變政，康南海梁啟超起，始衰，民國以來雖有吾家琴南，竭力砥柱，卒以狂濤浩蕩，無濟中流，美雨歐風，文海澎湃，桐城派至此乃完全衰息。

第十一編
游

第五十一章 清詩

第一節 錢謙益

錢謙益，字受之，號牧齋，自號蒙叟，又稱東澗老人，明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歷官至侍郎，福王時爲禮部尙書，順治二年降清，授禮部侍郎，著秘書學士，未幾引疾歸里，著有初學集，有學集，杜詩註，吾愛集等書，錄：

和盛集陶落葉詩

秋老鐘山萬木稀，凋傷總屬劫塵飛，不知玉露涼風急，只道金陵王氣非。倚月素娥徒有樹，履箱青女正無衣，華林慘淡如沙漠，萬里寒空一雁歸。

牧齋詩，人稱其氣魄雄厚，爲清詩之冠冕，玩「華林慘淡如沙漠，萬里寒空一雁歸」，頗有韋應物「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之概。

第二節 吳偉業

吳偉業字駿公，號梅村，江蘇太倉人，生於明萬曆三十七年，少年曾從張溥遊，二十三年中崇禎辛未進士，授編修，明亡，退居林下，順治中有司力迫入都，累官國子祭酒，康熙十年卒，年六十三，著有梅村集四十卷，詩十八卷，詩餘二卷，文二十卷。又樂府雜劇，綏寇紀略，鹿樵紀聞，其綏寇紀略一書今已殘缺，四庫所錄僅一部分耳。錄：

言懷

苦留蹤迹任塵寰，學道無成且閉關，只爲魯連寧蹈海，誰云介子不焚山，林桐半死心還直，斷石徑移蘚自斑，欲就君平問消息，風波幾得釣船還？

偉業不得已事清，終身引爲恨事，均發於詩，故國之思亦時露於字裏行間，讀「只爲魯連寧蹈海，誰云介子不焚山」之句，取謝連運「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而較觀之，隱懷故國之深情，千載下有同感焉。

時有魏鼎鑿者字孝外，合肥人，崇禎甲戌進士，著有定山堂集，與錢吳並稱江左三大家。

第二節 宋璉施閏章

宋璉生於明萬曆四十二年，字玉叔，號荔裳，山東萊陽人，順治四年進士，授戶部主事

，十七年曆官至浙江寧紹台道，十八年擢按察使，時登洲于七爲亂，閩門被繹繫者三載，康熙三年始得旨免罪，自是流寓江南，遨遊山水以自適，吳三桂起兵陷成都，憂憤疾卒於清康熙十二年，所著有安雅堂集，錄：

舟中見獵狗有感

秋水蘆花一片明，雞同鷹隼共功名，橋邊飽飯垂頭睡，也是英雄髀肉生。

施閩字尚白，號愚山，晚號矩齋，江南宣城人，順治六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旋擢山東學政，崇雅黜浮，取士必先行而後文，修景賢白鷺洲兩書院，講學其中，聽從者甚衆，康熙六年以裁缺歸，十七年召試博學鴻儒，授翰林院侍講，纂明史，二十二年轉侍讀，是年卒，年六十六。所著有學餘堂詩文集錄：

山行

野寺分晴樹，山高過晚霞，春深無到客，一路落松花。

施宋齊名，世稱兩施北宋。宋數遭變難，故多感時傷事之作，饒有悽惋哀絕之音，施則樸質敦厚如華嚴樓閣，禪指即見，頗得淵明之致。

附王夫之之船山，生於明萬曆四十七年，卒於清康熙三十一年，年七十四，著有柳岸吟，

落花詩，遺興詩等。

第四節 王士禛

王士禛字貽正，生於明崇禎七年，號阮亭，又號漁洋山人，山東新城人，以避諱改名士正。順治十五年進士，曆官國史副總裁，淵鑿類函總裁，刑部尚書，康熙五十年卒於家，年七十八，所著有常經彙集，池北偶談，居易錄，漁羊詩話等書。錄：

寄陳伯機金陵

東風作意吹楊柳，綠到垂楊第幾橋，欲折一枝寄相憶，隔江殘笛雨簫簫。

王士禛當康熙中盛名滿天下，世無不知有漁洋山人，甚有比之爲唐杜甫者，推崇可謂備至矣。平心而論，士禛詩婉約穩健，無隔隔生硬之弊，是其所長，若以比杜甫則去之遠矣，蓋士禛詩刻劃過甚，有類鄉下小女，「樸實」則有之，大方自然，猶未也，案杜詩之佳，完全在聲情中見工夫，蓋神乎化矣，後之言詩者索奉之爲範矩，而終不及之者，蓋聲情出於天籟，非可以學而能也。士禛論詩向主神韻，嘗云爲詩先從風致入手，久之要造於平淡。何謂神韻，恐士禛亦未之夢見也。

第五節 朱彝尊

朱彝尊生於明崇禎二年，卒清康熙四十八年，字錫鬯，號竹垞，浙江秀水人，年十七，棄舉子業，肆力於大學，康熙十八年應博學鴻儒徵，授檢討，纂修明史，二十二年入直南書房，三十一年假歸，一意著述，卒年八十一，所著有曝書亭集，詩綜，詞綜，經義考等，人稱彝尊與士禎爲南北兩宗，趙執信談龍錄謂王之才高，而學足以副之，朱之學博，而學不足以運之，是也。

此外尚有嶺南三大家（一）屈大均字翁山，又字介子，番禺人，有九歌草堂集，（二）陳恭尹字元孝，號獨漉，順德人，有獨漉堂集。（三）梁佩蘭字芝五，號藥亭，廣東南海人，有六堂集。

第六節 沈德潛

沈德潛生於康熙十一年，字蘊士，號歸愚，江蘇常州人，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科，卒於乾隆三十一年，年九十七歲，著有歸愚集。選古詩源，唐詩別裁等書，至今爲人傳誦。

第七節 袁枚

袁枚，生於康熙五十五年，字子才，號簡齋，浙江錢塘人，世稱隨園先生，爲人放蕩不羈，築隨園於江寧城西，以吟咏著作爲樂，卒於嘉慶二年，年八十二歲，著有小倉山房詩集，隨園詩話，余最愛其謝荅生校定拙集中句，「姓名敢作千秋想，得失先安一寸心，天上月高花照影，海邊弦絕水知音，如何六代江山大，夢裡空存二鳥吟，」大有「孤帆遠影碧山靜，惟有長江天際流」之概。

第八節 蔣士銓

蔣士銓字心餘，一字荇生號清容，江西船山人，受母訓，六齡能執筆，生於雍正六年，九歲讀禮記周易毛詩成誦，卒於乾隆四十九年，年五十七。著有忠雅堂集，其詩多名句，如落葉云：「一林冷月露山寺，十里清霜生板橋」。亦自然有妙致。

第九節 趙翼及其他

趙翼字雲崧，號甌北，陽湖人，生於雍正五年，乾隆三十六年進士，卒於嘉慶十九年，

年八十八，著有甌北集三十五卷。其詩如野步云「最是秋風管閑事，紅他楓葉白人頭」頗得雅俗共賞之致。

袁子才，蔣心餘，趙甌北時稱江南三大家。皆乾隆代名詩人。乾嘉之際，又有所謂吳中七才子，嶺南四大家等，名目殆指不勝屈矣。

第五十二章 清代之詞曲小說

清初詞人以納蘭性德，陳維崧爲最著，性德字容若，康熙中官至一等侍衛，生於順治十二年，卒於康熙二十四年，年三十三。著有飲水詞，時有項鴻祚，蔣春霖共稱三大家。譚獻嘗謂：「王士禛，錢芳標爲才人之詞；張惠言，周濟爲學人之詞，惟性德，項鴻祚，蔣春霖爲詞人之詞」，是也。

性德而外，當推顧貞觀，貞觀字華封，號梁汾，江蘇無錫人，官中書，著有彈指詞，吳兆騫以罪謫寧古塔，貞觀作金縷曲二闕寄之，爲性德所見，性德甚服其才調，嘆曰「山陽思舊之作，都尉河梁之什，並此而三矣。」（感舊集）他如彭孫遜有延露詞，沈謙有詞韻，詞譜，東江集鈔。

清初工曲家推孔尚任，洪昇，尚任字聘之，又字季重，號東塘，自署云亭，著有桃花扇一書，寫南渡之興亡，甚有名。

洪昇字昉思，浙江錢塘人，著有長生殿傳奇，長四十齣，寫楊貴妃事最入神。

清代小說家，首當推吳敬梓，敬梓字敏軒，一字文木，安徽全椒縣人，好施舍，傾家後不事

仕進，日以故書爲伍，乾隆十九年卒於揚州，著述多已散佚，著有儒林外史，痛絕千古舉子之無恥醜態，嬉笑怒罵，盡成文章。

新著
中國文學史

全三册
定價大洋貳元

著者
林之棠

發行者
東安市場桂銘商場
北平華盛書局
電話東局四一七一

印刷者
北平前外楊梅竹斜街
中華印書局
電話南局一六七三號

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出版

Handwritten mark

49939
(3)

7062